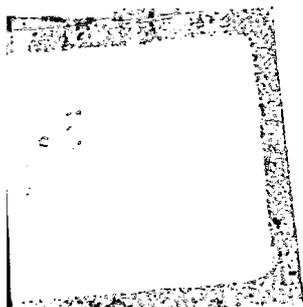




婦女的將來
與
將來的婦女



344.5
443



A. M. Ludovici

張友松

明日叢書之一
婦女的將來
與
將來的婦女

by
Anthony M. Ludovici

張友松譯

上海
北新書局印行
1929

初版 1928,9,15,

1——2000

再版 1929,4,25,

2001——3500

每册實價三角二分

62411

目 次

序.....	I—VI
總論.....	1—22
婦女現在的境況(一).....	23—46
婦女現在的境況(二).....	47—72
婦女的將來.....	73—98
將來的婦女.....	99—120

544.5

443

2

婦女的將來
與
將來的婦女



序

—— 諾門·海爾醫生的信 ——

路多維西惠鑒：

我讀了你著的婦女的將來與將來的婦女一書，非常愉快——這真是一部富有刺激性的小書啊。無論讀者是否同意於你的見解（我就有許多地方不贊成你的），這本小書總能使得他將他對於一切的評價再加考量，這也就是一本書所能盡的最高的職務了。

也許我是存着偏見的，不過你對於我們作醫生的所持的見解，在我看來，也未免太刻薄了。現在一般人爲了疾病付給醫生的錢多於他們爲了健康而付的錢，在這種愚蠢的情形之下，足以使人驚異的不是我們作醫生的毛病多，而是我們的毛病少。將來到了大衆頭腦清醒的時期，我們便將以保障人們的健康爲職業，得一筆雇用的酬金，到了那時候，我們縱或沒有更高尚的動機，單爲避免工作過多起見，也當設法防止疾病的發生，而不會僅圖減少疾病。現在我們也在極力這麼辦，雖然這足以減少我們的收入。

你勸人以母乳哺嬰兒，這是除了少數的歹人而外誰都贊成的，你說婦女在懷孕期內須用適當的食品，以減臨產時的痛苦，這種主張是我很感興趣的。我記得當初在產科醫院裏實習的時候，常是看見那些因蛋白尿病而受特別手術的病人大致都是臨產很容易的。這些病人的食品裏面，蛋白質的成分特別減少了，以你的主張的立腳點看來，這不是很重要的嗎？我以

後要繼續依你的見解從事研究，並且把結果告訴你。

你說『健全可愛的女子沒有配偶是不會快樂的』，這話我相信一點也不錯。雖然有些女子無偶而能快樂，却不能打破這個一般的定論——因為她們是例外的。

你還有一句話，我也希望你極力宣傳，使牠傳到地角天邊：『嚴格說起來，道德的不健全之非出自本願也不過和生理的不健全一樣』。我深信科學進步起來，前者必將常以後者為轉移的。

說到不適於生存，殺除嬰孩，和多妻制這幾點，你那直率的態度真是了不得，不過關於我那小小的問題——生育節制——我的見解是與你不同的。我們現在的所謂『人道主義』，結果只是將許多可以為適於生存的人們謀福利的金錢與人力耗費於那些無可救藥的不適於生存的人身上，養育那些根本不應該生出來的人。將來慈悲主義衰落了的時候，凡是剛生出來便顯然不及任何方面的最低標準的嬰孩，便

非將其殺掉不可；年紀稍大才發覺其不健全的人，便應消滅其生殖力（消滅生殖力而不妨礙其性的能力與享樂）。為母親和孩子的幸福計，每兩次生育之間要施以暫時避孕的方法，使中間的期間最適當，並將生育限於一個相當的數目之內，斟酌情形，務使其最適合於各個家庭中個人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環境。

我們現在這種婚姻制度也非加以相當的改革不可，納妾制似乎很可以作一個解決的方法。我們現在自命為行一夫一妻制，其實私通和淫亂的事到處都有，和娼妓是公然的，和『姘頭』是曖昧的。但是我們遲早總要揭去這個假面具，公然承認我們是多妻的。（有少數的男子是一妻的，少數的女子是一夫的，但是這都是例外。）不消說，與其使一半的女子佔有一個整個的丈夫，而其餘的女子則一點也沾不到，還不如讓每個女子都有半個丈夫而保有其尊嚴為好，只要她願意就行了。

為了這本書，你也許會要被大家指為一個胆大妄言的夢想家，我也不免要受唆使與同謀

的指摘，不過那有什麼相干呢？總之，這本小書是足以使許多不用腦子的人們將他們對於一切的評價重新加以考量的。

你的老友，諾門·海爾。

西城哈雷街九十號。

VI

序

總 論

價值觀念支配科學

無論那個英國人只要睜開眼睛看一看，並且小心提防，不要事事視為當然，只要對於他的同胞們加以簡單的調查，便可以得到許多奇特的教訓。

從事觀察的人只須和他所遇見的男子，女子，和孩子們隨便交談幾句話。看一看他們的面孔——此外再不要別的，就可以使他知道他

所要知道的。他也無須對於人體的美存什麼很高的標準，便可以對於大多數人的容貌感覺失望；同時他只要具有一點初步的心理學和衛生學的知識，便可以從他們的行為和言語之中看出他們是非常厭煩，不健康，飲食不良的（這就是說，并非餓肚子，只是營養不良罷了。）

但是他所要注意的希奇事情之中最要緊的還是這一點——許多許多的人都是靠着各種人爲的方法幫助着生活的，而且他們過着這種生活都完全習慣了，絲毫也不會因此起什麼羞恥或擔憂的念頭。

譬如，男男女女——無論老少——常是戴着眼鏡走你面前過，你若喊他們一聲，他們便很高興很自負的從這種人爲的視官裏望着你。在人衆之中向別人說話，看他們笑，馬上就要看出他們的牙齒有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壞的或假的。但是無論他們的牙齒是天然的或人造的，他們笑起來却是同樣的得意。無數的少年人和兒童的臉上，在他們的眼睛和眉毛一帶地方，都有些極小的，幾乎看不出來的疤

痕，這就表明他們出世的時候是用過接生器具的。此外還有無數的人雖則沒有留着這種痕跡，出世的時候却也是同樣不自然的。但是似乎誰也不以為意，誰也不考究這種時常發生的干涉天然生理功能的行為如何可以避免。到處都可以看見人們互相握手，很誠意的說他們自己『很好』，其實就在那說話的時候或是以前的幾天之中，他們的腸胃便是靠着某一種大登廣告的藥品幫助着而維持其功能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說自己很好，誰也不會覺得那是怎樣不確實的。

無數千萬的母親安然的用搖車推着小孩子，或是用手牽着走，可憐這些小孩，一個也不曾在人乳頭上吃過一口奶。他們所賴以哺育成人的都是些人造的食品，我們到處都可以看見許多廣告，提倡這類東西。但是無論這些作母親的人自己，或是這些孩子們，或是旁觀者，誰也不會想一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是否應該這樣安心，這樣得意，這樣漠不關心，而且顯然的自滿。

我們的五官四肢和牠們的功能差不多人人都有某一種缺陷，這種普遍的生活之表現是日常可以見到的，在我們這些人當中實在是毫不足奇，因此也就沒有人注意，誰也不說這是怪象，並且不消說，大家對於這種現象之普遍，似乎是一點也沒有担心或驚惶的表示。

我們日常用以輔助天生的功能的東西，比較不顯著一點的，還可以說出許多；不過我們所要討論的是一個普通的觀察者睜開眼睛張着耳朵到街頭巷尾去對於隨時隨地可以發現的現象加以注意，能夠得到一些什麼教訓，所以我們只要以顯著的事實為限就行了。

一切顯著的普遍現象一定是由於大家持相似的根本見解和相似的普泛原則而成的，那麼，誰若願意推敲他所觀察的情形，便不免要研究這種普遍現象是由那一層主要法則，由那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念而產生的，如果他的結論是說他所看見的人——並不是那些聚集於醫院，養育院，和殘廢院這類地方的人，而是那些大家公認為健全無恙的人！——大半都是不

及健全的標準，或是不足爲人的條件，（這就是說，他們身體的發育既不完全，其官能又非仗着人爲的輔助不能維持）；如果他覺得他們對於自己的不健全好像并不十分介意，他也許會願意知道他們造成他們的思想與觀念的環境是什麼性質。他們動輒說他們自己『很好』，或是說『很健康』，無非是因爲他們還不要醫生的診治，或是因爲他們還沒有躺在病榻上，這豈不奇怪。他們對自己所發的疑問不是『我當真很健康很好嗎？』而是『我是否能作我的事情，能走，能出外買東西，能照管家庭，能飲食如常呢？』他們只要對於這個問題能夠回答一聲『是的』，便說他們是很健康，心裏一點也不會覺得這是欺人的話。

那麼，在現在這些人當中，顯然沒有嚴格的健康標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縱或有之也是低得可憐。

官能的缺陷與身體的不健全已經不能妨礙大家自命爲健全了，別人也不會因此便不認爲他們是不錯，健康。即令關於擇配這件重要的

事情，也是如此——其他比較不重要的事情當然更不知要如何的視爲常事了！站起來，笑一笑，動一動你的四肢，表明牠們還是聯接着的，還是可以動作的，這就夠了。至於無數的毛病，無數的缺點，大家却完全不管了。

道德的敗壞現在還有人貶責。關於生理的病態，却是舉世的人都漠不關心。在一般最足以反映現代精神的流行小說裏，女主角之拒絕一個求愛者總不是因爲他有假牙齒或是時常消化不良，或是血管脹大——這些事情太普遍了，誰也不會提及的——而是因爲他『自私』，或是沒有俠氣，或是『太不鄭重』了。她所要的男子也許不如她所拒絕的男子那麼健康，解剖起來也許沒有他那麼發育得完全。他也许官能失其常態，也許有兩三個假牙齒，舌上帶胎——總之，他的生命力也許是在各方面都不如她所拒絕的那個男子那樣充足；然而她注重他的『心靈』，這是很時髦的說法；而且每個讀者都很滿足，認爲她的行爲是再適當沒有的了。

所以，我們的思想的風氣是一種完全注重精神方面的風氣，嚴重的標準都是心靈方面的標準，身體的重要與健全問題幾乎完全沒有人顧及。我們舉一個例吧，關於身體的不健全，『良心的刺責』這幾個字在現在這個時代簡直就用不上，這豈不是一樁有趣的事？千百年的道德化的進步終於弄得「良心刺責」完全限於心靈方面與道德方面。只要說一聲某某「沒有辦法」，馬上就可以止住人家的批評和厭惡。單只這一點就足以表明我們的眼光是何等的純粹偏於道德了。一般人對於自己鑲着假牙齒或是習以為常的用人為的方法輔助他們的官能這類事情，都是最不以為恥的。

關於這些事情，近代的文明世界舉世的人都是取着一致的行徑，於是我們便不由得推到一個結論，認定這種現象是由於社會上一般人所共有的幾種主要的根本價值觀念而產生的。由這些價值觀念引出來的一致態度的性質，我們便不得不有進一步的推論，認定牠們至少必有兩種很確定的理論——(a) 偏重心靈的價

值，(b)輕視身體方面。這兩種原則是互相因果的。更確切一點說，牠們一定是不僅教人類常把心靈看得比身體高一層，還要教他們評定人的品格的時候根本把身體方面置之不管。

上面所說的歷程并不是憑空捏造，我們之推到這個結論，只是由我們所看見的結果而判斷罷了。但是我們若從事於歷史事實之考查，研究那些價值觀念究竟是否曾經造成歷來的人那種偏重精神的風氣，那麼，不僅我們的懷疑完全證實了，我們還可以切實指明我們所斷定其存在的價值觀念總合而成的理論的主體之所在。

我們把這個目的達到了之後，雖然還可以把我們日常所見的種種結果認為憾事，却不應該再覺其可驚了。實在說起來，在那種環境之下，我們若不墮落，或是停止墮落，那才真是可為詫異哩。所足奇者，并不是我們怎麼會成了這樣一個墮落衰弱的民族，而是我們之變成這樣一個民族怎麼會要經過這麼多年代！

假使不是我們的價值觀念在許多年代之中

隨時使我們離開那些關於身體方面的嚴格標準，我不相信我們會變成現在這樣；現在一般人對於身體方面的缺陷之放任與漠視的風氣無論如何也不會有這樣普遍。一個民族終究是要作牠的價值觀念的反映的。價值觀念有如鑄模，民族有如錢幣。從錢幣的面上就可以推知鑄模的樣子。從近代英國人的面上，我們就可以推知他們的價值觀念了。

進一層說，這些價值觀念在一般人心中一定是根深蒂固，把他們的見解型成了而使之不自覺其心理狀態之來源何在。窮其根源，這些價值觀念最初還是由於一個大宗教而產生的，但是現在一般最不信宗教的人們也和這些信教的人們同樣的守着上面所說的那種偏重精神的風氣：這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了。有許多人在宗教的觀點上說是不相信靈魂的了，但是他們對於自己和別人的身體方面的毛病都不以為意，這就足以證明他們是不知不覺的為同樣的風氣所影響了。他們甚至還不肯將他們的見解與任何價值觀念并為一談，自命為與眾不同——有

許多人，尤其是女子，都喜歡持這種態度。好吧，不相干！只要請他們說出他們對於人類的健全和禽獸的健全所持的見解有何重大的區別，我們就知道他們的心理之所由產生了。

因為這個緣故，像英吉（Dean Ingo）這樣一個著作家，那怕他地位很高，他極力鼓吹優生學總覺有點不大對。因為那些絕對偏重心靈，蔑視身體的價值觀念始終在我們當中支配着大家的思想，我們怎能希望大家改變他們的心理而以身體方面為重呢？英吉先生不也是贊成這些價值觀念的嗎？當局諸公不是正希望他將這種思想傳授於一般後生嗎？關於這點，傑斯特頓先生（G. K. Cheaterton）比他合理多了。他對於他自己的立場顯然是比英吉具有較深的了解。他也和英吉一樣，信仰那些慢慢產生出現代文明的根本價值觀念，他因此也就反對優生學，這是很合理的。

我們一旦能使全世界的人明白這些價值觀念之錯誤，優生學的講求馬上就可以不要了。因為我們一旦將生理的價值與心理的價值看得

同等重要，換言之，一旦大家都能在身心兩方面保證人的生活之健全狀態——只要我們能以這種眼光評定人們的價值，優生的結合定能成爲很普通很自然的事情，猶之現在的反優生的結合一般。

英吉先生雖則承認我們所說的退化現象與生理的衰敗，却似乎沒有看出現代一般人之輕易忽視他們自己和別人的這種病態；他說我們這種令人抱憾的生理狀態是由於我們的工業主義和過度的都市集中而成的，這真是高明的論斷啊。

這種說法簡直無異將我們的病態最近的附帶病徵視爲主要的原因。因爲，第一點，我們若是沒有那種輕視身體的心理和我們那些主要的價值觀念所包含的需要，工業革命是否能夠實現，那是非常成問題的。第二點，工業時代以前，英吉先生難道就找不出輕視身體的表現嗎？中古時代何如？英國的大叛亂時代又何如？本書作者費了一番苦心從清淨教派輕視身體的心理和牠加於英國人的致命傷考究到英吉

先生所主張的那些價值觀念。近代工業主義的種子是十七世紀中葉撒下的，但是作者却能證明那是因為有那些價值觀念的結果。這難道不是在所謂工業革命之前嗎？

若不是因為有了那忽視身體方面的傳統觀念，我們現在這種令人驚駭的飲食情形怎麼會造成的呢？這些事情都在工業革命之前好幾百年，作者在許多地方都說明了。因此，足見大家對於身體所持的嚴格標準顯然是在工業時代之前早已沒有了。後來工業時代到了的時候，英國人對於身體與健康的偏見已經沒有踪影了；否則工業革命決不能那樣順利的使得全國人的健康更加衰落一步哩。

那麼，我們可以相信現代這些『爲人的資格不完整』的人們的精神狀態都是由於我們那些基本的價值觀念而產生的，他們的『爲人資格的不完整』也是這些價值觀念的結果；而這種精神狀態的特點便是忽視和輕蔑身體與關於身體的顧慮。

總而言之，我們說句最和平最公道的話，

也不能不認爲這些根本價值觀念對於這個問題應負的責任是無法卸脫的；若是像英吉先生那樣，一面忽視這些價值觀念，一面參加優生運動，而不首先顧及牠們的勢力，那簡直是犯了思想混亂的毛病，不配自命爲一個領導公衆意見的人。

然則我們全國人的物質環境怎麼樣呢？——很清楚的：日常生活中機械的運用已經弄到一個神昏顛倒的程度了。現在這些二十世紀的『半人格』的人都是在許多專門技術與機巧的奇蹟之中過日子；他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手術，器具，和一般的設備都達到了一種非常複雜而完備的程度，爲有史以來所未有。我們不僅沒有從前世紀達爾文所倡導的學說得到什麼教訓，反而將我們的精力與技能恰恰集中於相反的方面運用了。進步的演化在我們已經不是一種事實了；因爲我們以物種的觀點而論，實在是日漸降落了，現在的人類比古代的人類衰弱多了。但是我們自己在實質方面雖則一天比一天不如，而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工具，我們

的生活方法，却一天一天的完善起來了。

進化的責任似乎是從我們自己的肩上移到我們的環境肩上去的。我們被機器和其他科學的成功弄得神昏顛倒，却還靦然自以為繼續在進化着的是我們這些活着的有機體。但是實在說起來，簡直不是這麼一會事。即令在智力這一方面說，我們也很糟糕，遠不如從前業已達到過的程度了。

這種情形，在那些不從事觀察與思考的人們，大多數是很不明白的；因為科學一面增加我們那些輔助身體的設備之效率，同時也供給我們許多方法，使我們得以保持各種官能的作用而不感覺自己的生理衰落之苦。我們隨時有這種需要，化學與醫學便馬上給我們各種的方法，使我們身體上失去的部分有了替代，使我們那些衰敗的官能得到輔助。無窮的活動——無窮的謀利與獻技巧的途徑——都是近代的生理衰弱造出來的。單只那些專利的藥品，專利的醫具，專利的食品，便是我們英國現在最大的工業的幾種。實在說起來，我們很可以說這

些工業的本身不過是那代表我們的根本價值觀念的招牌的反面而已。你只要有了我們現在這樣的價值觀念，你就一定會有許多很發財的以醫術爲業的人，一定會有無數的牙醫，配藥師，捏骨醫生等等，天天都把他們的智力用來取巧，專門利用我們的身體方面日甚一日的毛病。此外你還不得不有那些專利藥品，專利醫具，和專利食品的商界大王，他們利用我們一般人普遍的生理衰敗，只要以廉價將『拯救之方』供給於生理不健全的人們，就可以積聚大宗的財產。

嚴格邏輯的說起來，連科學的研究之性質都應該算是一個民族的主要價值觀念的結果；因爲科學研究的最後目的當然是依我們的價值觀念裏面所含的要求而決定的。如果一個時代的價值觀念愈來愈趨於容忍身體方面的毛病，只圖苟且彌補或以人爲的方法解決這些毛病，以求滿足，那麼，科學的研究當然就愈來愈將牠的精力集中於這類的發明，以圖減輕生理的衰落或是把牠掩飾起來。因此我們若是再失去

身體上的任何部分或是再有任何官能失去了作用的時候，馬上就可以仗着科學來補救，仍舊使我們的生活維持下去，因為科學是準備着許多人爲的方法應付這些毛病的。

照這樣看起來，足見價值觀念是支配科學的。我們倘若把我們的主要價值觀念改變了，科學的方向也就要隨之而變，因為價值觀念一變，牠們所包含的要求也就變了。

『但是，』現代的一般人也許要喊道，『科學既是時常準備着許多人爲的方法補救我們的身體與官能的效率，將來也能如此，我們又爲什麼要這樣庸人自擾呢？爲什麼要擔心呢？』

這種見解是現代的人大多數所共有的，他們或是心裏這樣想，或是公然這樣宣傳。假使我們可以撇開我們的身體而行事，思考，并繼續在一種滿意的情形之下生殖我們的後代，那麼，這種見解也就很好，并且可以算是一種樂觀態度的護符。然而不幸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現代的人也就不容那麼想了。不但如此，還有

許許多多的人生的快樂——最大最長久的幾種快樂——都是絕對與我們的生殖，與我們的生理健全，與快樂的官能作用相關連的。一旦生理的和平失去了，一旦某種官能不足以使我們愉快，身體便立刻成爲一個最苛刻最頑固的反抗人生的東西了。牠常是對於人生的價值打出一個最可怕的大疑問符號。

官能健全的身體所有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世間所有的快樂最大部分都是由這裏得來的。造物者有意叫這些快樂佔人生的全部快樂的最大部分，這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了。用假牙齒來吃東西當然不如用天然的牙齒那樣愉快。用人爲的方法增進食慾或消化，馬上就要顯出那是一種摹倣自然的可憐而騙人的行爲。戴着眼鏡當然不如不戴眼鏡好。一個常戴眼鏡的人的面孔和表情也不如不戴眼鏡的人那麼好。一個作母親的人用手拿着別的食品哺她的嬰兒當然不如用乳房哺他，因爲那算不得一種不可忘的經驗。男女間那種極深極熱狂的愛情之交換，大部分的熱狂都是要仗着彼此的肉體的芬

芳甜美而引起的，這時候，自然的健全的生理狀態便是最大的要素了。一個潔淨的嘴，滿口長着天然的牙齒，簇在沒有毛病的牙根裏；一條清潔而鮮美的舌頭，一點也沒有因消化不良而起舌胎；一股清香的呼吸，一陣生理健全的身體發出來的自然的芬芳之氣！——你若不知道這些滋味，怎麼能嘗到造物所要你嘗的愛情呢？

你想想，現代的人，無論男女，有幾個夠得上懂得這樣的愛情呢？那怎麼可能？

那麼，現代的人大家都在開始疑惑，覺得『人生的快樂』不應太看得高了，豈不是無足奇的態度嗎？人類的最大多數都漸漸的覺得人生儘可不要愛情，這又有什麼不解呢？

這就是隨着那些支配我們的科學進步的價值觀念而產生的失望心理。我們有了這些價值觀念，雖則不管生理的不健全，都能安然的生活下去，而我們對於人生的愛好和那些關於人生價值的深切信念却漸漸消失了。因為不僅我們這衰弱的不健全的身體只足以給予我們一些

次等的愉快，幫助我們的科學也只能給予我們一些替代的方法，因此我們便常是以這些次等的愉快作標準，以這些人爲的方法所得到的幸福作標準，品評人生的價值，這當然不是我們本來所應有的態度了。

是這樣，這些輕蔑人生與身體的價值觀念終於把人生與身體都弄得愈來愈不堪問了。

人生大部分只是一種美的現象，所以美的方面是很重要的。不過現在關於這方面說了不少的話了，除此以外，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哩。譬如吧，常態的官能作用一旦受了干涉，我們的生命力與智力要想不因此而降低，那是很難的。萬物之靈的人的身體，各部分與各器官都是很相連的，互相依仗的，所以某一部分或某一種官能失去了平衡，全體便非受連帶的不良影響不可。近來這些文化很高的國度裏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有一點官能的缺陷或身體上的毛病，因此我們若說人人都是在精神與肉體兩方面只算得『半人格』，并非不近情理的話。我們甚至還可以說，我們現在在西方文明之下將

要臨到的一個絕望的關頭只是我們這普遍的半健全與半人格的狀態的當然結果，我們除非從改造身體着手，便不能找出一條自救之路。

若說這種見解是唯物主義的見解，實在很不可靠。有些人反對剛才所申述的觀點，指摘那些持這種態度的人爲唯物論者，我們多謝英吉先生對他們的答覆。

無論如何，我們很可以問心無愧的否認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我們以多年的哲學研究與思想，努力爲我們這些邪異的宗教觀念而奮鬥，但是我們不相信自己因此就減少了我們對於宗教的信仰和重視精神的態度。其次，我們不承認鼓吹大家留意并保持身體的美與健康便是唯物論；因爲時常不得想不到身體上面去的人都是些不健全的，有病的人，都是現在這些自命爲『好』的人。生理作用健全的身體是可以忘却的。只要身體無恙，安然的營着健康生活——有這樣的身體的人便可以任意在精神方面作各種的運用了。

所以我們雖則對於幾百年來沾污人生與人

體的那些價值觀念，認為牠們是近代文明破產的主要原因，我們却并不因此承認我們是不信宗教或持唯物的見解；我們要請那些隨便以不信宗教和唯物主義的頭銜加於我們的人們記着：除了首先造成我們所說的這些蔑視身體的價值觀念那種宗教而外，還有別的宗教哩。

我們試問現代的人們，有了這無數百萬的病人和不健全的身體——這樣的時代，是不是唯物的？試問兩千年來輕視身體與忽略身體的普遍態度究竟怎樣的引導着我們到了一個更高的精神境界？問到這點，近代生活的粗鄙，近代心靈的昏迷，和近代政治的制度，德謨克拉西，（德謨克拉西之估量一種政策或理想的價值，常是以牠背後的『身價』為標準，而不是以牠背後的政治力量與本領，和適宜與否而定，所以要算是政治方面的唯物主義）——這些便要一齊的原形畢露，其反駁我們的理由只是一些令人作嘔的論調，無非是說我們對於那些引導我們到現在這個地步的價值觀念懷疑起來，不免有墮入唯物主義的危險而已。

現在的羣衆都是唯物的，因為就第一點說，降低的生命力與不健全的官能作用都足以減少精神作用，使頭腦板滯，以致他們的心靈都不能有什麼高尚的思想；其次，因為他們一生無論在那一個時刻，全部的精力都集中於他們那些停滯的官能上，否則便要爲了與他們同命運的人們遭類似的痛苦而分神：這樣一來，所謂精神的境界當然談不到了。

第一章 婦女現在的境況

(1) 未婚女子

我們認明了那些支配我們的文明和所謂文明進步的價值觀念，迷夢中醒來的結果，終於發覺人生就我們這些損壞了的，靠科學幫助的身體看來，已經失却了牠的重要價值的主要部分。這一點，上面已經說明白了。人生之樂成了一種已往的神祕，早已不是現實的經驗了。

但是這句話如果從現代男子方面說是確實的，從現代婦女方面說更當如何的確實啊！因為我們認為人生最大最永久的快樂是與人種的保持相關連的，這話如果不錯，那麼，女子對於生殖作用所負的責任大得多，人類的生理方面發生缺陷時，她所感覺的痛苦當然也要遠過於男子了。

在現在這種退化的時代，身體的快樂已經降到了第四等，無論男女的身體都要仗着科學拿各種人爲的輔助方法來支持，在這種情形之下，女子既是吃苦遠過於男子，她們便應該對於那些關於人生，母性，和家庭組織的傳統思想表示最激烈的反抗。

男子的退化使得女子的肉體發生急切的欲求時不能得到滿足。雖則不是完全得不到，不過所得到的只是一種虛弱的，不熱烈的，非理想的供給，以致近代女子雖在結婚之後，痛苦也還是很大的。所以我們相信近代小說之所以如此發達，便是由於這個緣故——多量的小說之需要幾乎完全是由女子造成的。因為只有

感覺到生活不滿意的人們才會力圖在小說中的假世界裏尋求人生的快樂。

古人之所以對於他們的女人的生理狀態特別擔心，大約就是因為明白了這一點，知道人生的價值在女子方面特別和她的生理之完滿與健全有關係，古時的經典上——如孟努（Manu）的經典——關於作父親的對於他的女兒的責任，可以找出許多周詳的教訓，大約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孟努甚至於說，『作父親的人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期使他的女兒結婚，那便是一個罪人。』他又說：『作父親的應該把他的女兒給一個有身分而體面的求婚者……但是女子雖則到了結婚的年齡，如果她的父親要把她給一個沒有好品格的男子，她便寧肯在父家一直到死，不可嫁這不適當的人。』

在傳道（Ecclesiasticus）裏，我們可以讀到下面這種誠告作父親的人的話：『你有女兒嗎？小心照應她的身體吧。』（也許有人會對我的總論裏所說的話加以反駁，說是那些輕視

身體的價值觀念所自出的經典裏也有了這個重視身體的例子，但是這實在是一種誤解。不僅傳道是非正宗的經典，舊約與新約對於身體所持的態度也是完全不同的，這一點人人都應該知道。猶太教的經典裏認為一個身體有毛病的人走近天堂的時候便要把牠沾污了。這種意思，在新約時代和傳統的基督教都是沒有的。這種對於身體所持的健全態度在舊約裏到處可以看到，而在新約裏和歷史上的基督教却都沒有。）

亞里士多芬所著的 *Lysistrata* 裏面，有一個結了婚的婦人說出這樣一句感慨的話：『但是我們且不要爲自己抱怨吧。最使我傷心的就是眼看着這些年青的女孩子一個一個長大之後都要獨自睡覺。』

不消說，這些規勸與感慨的話是在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產生之前的時代而產生的，因爲牠們顯出一種異樣的空氣，在我們的耳朵裏發出異樣的聲響。

英國直到十六世紀那樣遲的時期，誠然還

有一點提到女子身體的微弱的暗示，據我們想，那是因為當時還有古代的異教精神在一般人當中殘留着一點痕跡；所是奇怪的是我們的聖書裏面的禱詞當中便有這種話。不過這種見解在近代人的耳朵裏聽起來總覺得古怪，這就是證牠與我們那些價值觀念所造成的空氣是完全不相融洽的，我們可以相信在近代人舉行結婚儀式的時候，這句是少有人讀的，即令有人讀牠一讀，也少有人明瞭牠的意義。這句話是這樣的——

『因為丈夫就是妻子的主腦……他就是身體的救星。』

現代的人對於這種態度是早已不抱同感的了。我們的女兒和姊妹們的生理方面，我們再也不注意了。我們儘管希望他們過『舒服日子』；假如是家裏窮的話，我們便惟願她們能夠自食其力。至於關於身體的顧慮，那是很少跑到我們的腦子裏去的，若要我們細加考慮——決不會！

但是與我們對於青年女子的身體這種無情

的漠視態度同時并存的，還有那關於女子的常態自然生活的實在價值之懷疑心理，這種懷疑在各階級中都普遍起來了。殘缺的生理功能把自然生活的許多快樂與美變成了痛苦與恐怖，以致孟努對於女子作母親的快樂所持的那種有把握的態度再不能見於我們這個時代了。即令我們不把母性生活視為誇張太甚的愉快，孟努的態度也漸漸不能見信於人了，因為女子要靠男子才能得到母性生活的經驗，而這些男子却大半是些可憐的『人影』而已。實在說起來，女權運動便是積極的打倒母性生活之快樂的信念，所以女權運動的由來歸根還是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罷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很危險的時代，無論貧富的人都是只顧關心他們的女兒的職業，而不關心她們的配偶；只要給了她們一種職業，作父母的便覺得他們的責任已經是盡過了。

一兩年以前曾經為了一兩個冒失的新聞記者偶爾說了一句英國超過男子的二百萬女子是

『剩餘婦女』，惹出一場風潮，各階級的女子馬上就羣起而攻之的寫了許多信給這家報館，大興問罪之師，說是這二百萬女子大部分都是自食其力的，而且實業界和其他服務機關也有充分的位置容納其餘的一部分，所以說這些女子是『剩餘的』，簡直是狗屁。這會事豈不是很可證明上面所說的那種態度之普遍嗎？後來隨着就有許多文章發表出來，其中的意見也是一樣，不過也許更加氣忿罷了。但是關於這二百萬女子身體方面的命運却毫未提及——一點也不會想到『剩餘』這兩個字是有相當道理的，只要她們想一想這二百萬女子到什麼地方找配偶，只要她們明白現代的文明把六分之一的成年女子定了獨身之罪是大大的錯誤，便可以知道這事情并不如她們所說的那麼簡單了！

舉世的人似乎都認為人生的惟一目的只是在乎自食其力，為實業界服務，為社會盡職而已；假如是這樣，究竟造物為什麼要把人造出來，而且造成男女兩性呢？這一點，似乎

誰也不會想到。不消說，見了『剩餘』這兩個字便大聲叫罵的，大多數是那些公然仇視男子的婦女，她們對於女性的身體方面的命運是極力使其成爲一種無關重要的事的。然而大家所取的這種態度之殘酷，誰也不覺其殘酷，因爲作那些文章和寫那些信的人都是些最不會懷疑到自己之不人道的人，別人也不會這樣懷疑他們的。他們的意思，他們所希望大家相信的，便是人生『不要那個』也可以過得美滿！

但是在那些重視身體，知道不滿意的忽略的身體如何使精神受苦痛的人們看起來，這種見解是多麼沒有根據啊！被阻遏的本能決不會馴服的不起反抗，牠也是要求得補償的，因此，破壞性質的抵抗行爲便發生了。絕對『無慾』的心，除以虔誠不斷的宗教行爲養成的而外，實在少有。然而這超過男子數目的二百萬女子的命運何如呢？難道說這些女子便都在她們的姊妹們那種通常的標準之下，以致於沒有什麼本能作用可阻遏的嗎？這話是否可靠？

大家都似乎是持這種安心的態度的。我們每天早晨都看見公共汽車上，電車上，火車上坐滿了許多未婚的女工，這種事情在我們已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所以我們便由此推到一個大錯特錯的結論，以為年月推移下去，這些女工也就會漸漸的習慣於她們這種生活，以自食其力為生活的常態，猶之我們之習慣於看着她們這種情形一般。

假使這些不幸的女工能夠用一種沒有鬱鬱的不要性器官接觸的生殖法生殖她們的後代，並且使得一代比一代更適於這種生活，那麼，上面這種見解也許有一點道理可說。所不幸的是這種事情不會有。真不解一般人為什麼都忘却了他們自己是母親生出來的，而他們的母親都是在自食其力與社會服務的範圍之外另有一種成分維持她們的生活，從有人類以來便是如此。歷來這些獨身的女工也都是母親生的，她們的母親又有那一個不是嘗足了愛人的擁抱和滿足了的愛情的熱狂滋味呢？那一個不是嘗足了兒女們的真摯的愛呢？自有人類以來，便是

一個長期的愛情時代，其中決不會有什麼間斷，否則她們——這些女工——也就不會生到人世來了。現在你想養成一種專為打獵或看羊用的狗是可以的，你若想同樣的養成一種沒有愛情的人類，那是不可能的。只要回溯一步，愛的生活總是時常有的。因此，這些沒有配偶的女工都是與愛情有密切關係的，都是與愛情為血肉之親的，所以她們沒有愛的生活便如受着嚴刑一般，感覺無限的苦痛——這種苦痛，凡是一個人，只要是對於社會沒有什麼罪惡，我們都不應該使他受到的。

照這樣看來，近代的人實在是對這些沒有配偶的青年女子太殘酷了。因為社會上一方面極力為她們想出辦法，使她們能夠自食其力，能為社會服務，一方面却不想法子解決她們的性的問題——既不設法使她們消滅求偶的本能（這是一個幾乎沒有辦法的問題，在中世紀時雖曾解決得有點成效，現在却困難多了），又不給她們發洩這種本能而不損及名譽的機會。全社會的趨向便是忽視，遮飾，擱置

她們這一方面的生活；同時有無數憤激的或是不健全的女子因為她們那不曾滿足或是不健全的情慾使她們那天生的愛男子的心失去了，便非常的希望使這些沒有配偶的女子和其他的人相信人是可以不要性的發洩而生活，並且也可以得到快樂的——她們簡直以為一個人的精神與肉體便很可以終身過那脫體的精神生活哩。

說了這許多話，並不是說這無偶婦女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件容易而明顯的事體，因為現代的人還太盲目，看不明白。但是我們一日不能打破那『有飯吃就算解決了人生的全部』的念頭，便一日不能着手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我們的見解。

一九二一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總數為三千七百八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二人，其中女子佔一千九百八十萬○三千○二十二。這將近兩千萬的女子之中四百三十萬○二千五百六十八人是十二歲以下的小孩，其餘的一千五百五十萬○一千四百五十四人則分為下列幾種：

九百〇七萬〇五百三十八人是結了婚的和寡居和離過婚的，六百四十萬〇三千九百十六人是獨身的。其中有職業的女子，結過婚的佔一百一十萬〇六千四百三十三人，獨身的約四百萬人（確數是三百九十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七人），總共是五百〇二萬〇五百六十人，其中有三百萬都是在工業方面工作的。

看了這個數目，我們便可以稍微知道近年來婦女職業之劇烈的發展，這種運動，現在並沒有絲毫將要衰落的表徵。近代的工業和商業上的職務已經給了我們好幾代的男子一種危險的影響，使他們成爲管機關或輔助機器的工具，高等的本能幾乎完全沒有運用的機會，這種情形是已經有人覺到的，現在這些人見了這麼多的女子也逃不脫這種命運，也許要引爲憾事吧。一向的女子多半是不吃這種苦的，現在也走上了這條路。由此足見我們挽救民族的衰頹的最後一着也好像是消滅了。但是照現在這種風氣和趨向看去，似乎是沒有什麼反抗運動的希望。

單只那四百萬未婚女工便是一個令人驚駭的隊伍；這一大隊的獨身女子不僅與男工競爭，直接奪去男工的飯碗，因此更加減少她們結婚的機會，同時還離開了家庭，不能學到家庭中所學得的許多技藝，我們若想到這點，便不能不對於我們所目覩的趨勢所要引起的結果感覺驚訝了。

家庭中的職務和婦道差不多都是與身體和保養身體有關係的——譬如縫紉，烹飪，和哺育兒女等事。現在這些技藝都漸漸的失去了；如果這些事不得不由那些生手來幹，那是一定弄不好的。

同時還有無數的商業團體和其他性質的組織以全副的精力使女子失去持家的技藝，於是這種婦女職業運動便更盛，並且越來越好辦了。科學大抵總是隨着人們的價值觀念的暗示走的，所以我們有了這許多不長於家事的技能與知識的女子，牠也就有法子輔助她們。譬如烹飪一事便漸漸趨於簡易，隨便一個蠢物都可以作，現在有許多專利的製造品都是減省

這方面的人力的。製造這類東西既不勞神，又不費力，只是對於一般靠牠們生活的人的身體是非常有害的，不過因其能使家庭中的女子有充分的閒暇去玩耍，或是到外面去賺錢，所以也就沒有人說牠們不好了。現在無論那個勞働階級和中等階級人家買菜的筐裏差不多都是日常裝些湯料，蛋糕粉，糕餅粉，和各種的罐頭食物，打開就可以用的，此外還有蛋乳糕，菜湯，和肉醬等等，都是只要幾分鐘烹調的工夫便可以作成的，還有果醬和鹽醃食品以及其他種種的人工食品，這些東西雖則不及從前的菜蔬那樣好，大家却用來代替了。我們的食品和烹調的方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令人抱憾的。但是我們那忽視身體的傳統思想非常有力，所以這些代替家庭中歷代相傳的知識，技巧，工作，和好食品的方法竟能通行起來，誰也不說半句反對的話。

至於許多的嬰孩與兒童，歷來由母親傳給女兒的那樣撫育方法現在完全打破了，以致英國無論那個城市裏那些僅有一點半點關於這

方面的知識而從事於促進兒童幸福的人們便不得不以種種的方法教給平民階級的女子，因為她們不會得着機會求得這些知識。關於縫衣，作裝飾品，作襯衫等事，也是一樣。一方面她們在家庭中失去了技藝與知識，一方面外面的現成用品也一日千里的增加了，大規模的裝飾織物店在大街上接連開着許多家，都是門面很款式的。

因為這種情形，青年女子還沒有到結婚年齡的縱或在家裏，也學不到什麼東西，尤其沒有什麼事情給她們作的；新近有所謂『少女指導運動』，這最足以證明這個問題已經有人注意到了。

同時也許有人要問，那四百萬女子離了家跑到外邊，所學到的是什麼呢？她們失却了那些家庭的技能，換得了什麼呢？

這四百萬女子之中，除了以縫衣，作裝飾品，或作襯衣為職業的而外，都只得到管某種機器所必需的知識——如剪裁機，摺疊機，裝訂機，印字機，打字機之類。再不然，她們

便只學會了在飯店裏作侍女，在櫃台上賣東西，或是管一管賬。其中只有一百萬人是作家庭女僕或作醫院裏的看護婦的。

在工業界和商界作事的女子如果是以職業終身，始終不嫁，至少還可以不致於將她們所養成的弱點傳到下一代去；但是誰也不會關心到她們的身體上去的，大家都認為一個因多年打字之類的工作而損壞了身體的女子並不是一個悲劇中人物，因為第一步她的一生在道德上是無可指摘的，其次呢，她既不會為自己尋什麼娛樂，也不會供別人的娛樂呀。

在較好的階級之中，教書和其他同等的職業每年都佔服務的女子之大多數。（註：一九二三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全境共有女律師二十二二人，學習法律的女子六十六人；女法官五人；政府職員七萬六千一百十七人；醫生二千人；一九二一年有初級高級小學教師九萬三千九百八十七人。）現在許多人家都把他們的女兒學這些事情，預備她們幹這類職業，而且都是叫她們從小孩子時候起就受這種訓練，好似

是早已斷定了她們當然不要嫁人一般。

這六百四十萬〇三千九百十六個未婚的女子——無論是否工人——并不是說个个都要始終不嫁的。據我們所知，英格蘭和威爾士全境超過男子數目的女子不過一百七十二萬〇九百〇二人。（註：女子多於男子的確數雖則只有一百七十二萬〇九百〇二人，而陷於獨身生活的女子則遠過此數，第一因為男子有許多不能結婚的，第二因為寡婦再嫁的也不少。）但是這將近二百萬的女子若不設法移到國外去，便不得不過獨身生活，并且即令移民能較向來加多，這些女子也是不能完全靠這種辦法處置的。

各自治殖民地所能容納的女子總共不過四十三萬二千二百八十四人。（這個數目就是依一九二一年的統計，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南非洲等地的男子超過女子的數目），并且即令還能再多容納一點，也未必有這麼多的青年女子願意離開她們的祖國。你想想，她們差不多个人都是以爲自己在國內結婚的機會和她

的姊妹們和鄰居們一樣，那麼，她們爲什麼會想到國外去呢？

道爾波女士 (Dame Muriel Talbot) 關於殖民地生活的敘述便是足以減少大家的勇氣的。她說，『女子常是爲過分的工作所苦，因爲身邊沒有人可以幫忙。』

因爲近代的男子太退化太不可愛的緣故，這六百萬女子之中自然也有一部分高尚的人根本不打算結婚。這些女子還是忠心於那些已經失去了的古代價值觀念，重視身體，所以她們心裏一定覺得自己所應配的男子要比這二十世紀所能給她們的男子強一點才行；這極少數的高尚份子雖則儘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質供給而享快樂的母性生活，她們却感到不快，掉頭不顧，另尋安慰於別的事情之中，以便忘却這會事。近代婦女之中，這些份子是最吃苦的，而她們的獨身生活也就代表我們最大的民族損失。

但是大多數却是太爲現代那些價值觀念所迷，太沉浸於那裏面了，所以對於人們的退

化并看不出什麼不好來。這些女子便要像那已結婚的九百萬人一樣，極力要結婚，成家。她們便要勉強與現代那些次等男子結合，以求那三等或四等的肉慾之滿足，生出那些四等的兒女來。她們這種熱望，每每容易碰到沮喪的結果，因為她們有時候找不着配偶，有時候找着了之後也要感覺失敗，這種迷夢中的醒覺是近代結婚生活中所常有的，所以這些女子不是成爲倒霉的老處女，便是成爲失意的妻子。不過關於她們作妻子的苦痛，待下一章裏再說。

此外也有不少的女子，身體特別不健全，情慾和生理作用都非常欠缺，於是她們便因極度的生理上的淡漠態度而對婚姻不起興趣。她們以自己那種虛弱的，官能不健全的身體爲標準，觀察人生，結果便說愛的生活不是人類幸福所必需的，自然的人生在她們看來完全是一種已往的夢想。她們連那四等的肉體享樂也沒有尋求的欲望，因此便對那種享樂完全輕視。她們還要誇口，說她們是『超性生活的』。一搬女權運動者也就要很得意的指着這

些女子反駁我們這些認為健全完好的女子沒有配偶便不能快樂的人。社會上比較腦筋簡單一點的，不善懷疑的人們一看這些適於獨身的女子，也就要相信那些女權運動者是有道理的。這種女子的數目每年增多，她們拚命的降低人生的價值，同時還有無數結過婚而不滿意的婦女和她們聯合起來，作她們的聲援，這些已婚的女子也是菲薄男子和愛情的，她們都認為視婚姻和母性生活為女子惟一滿意的生活是一種可笑的見解，於是這一派的女子便很迅速的增加起來了。

有了這二百萬的未婚女子——若是把那些結過婚而不滿意的女子也算起來——也許還有兩三百萬婦女，分佈在英國全境，一齊仇視男子和人生，使得她們那被阻遏的本能的影響到處都感覺得出來，於是現代的情形之下便當然要發生許多的不幸，許多的衝突，而且都是極難補救的。

但是我們以國家命脈的觀點看來，這未婚女子和失意妻子的問題最嚴重的一方面還在於

這些無偶的女子和痛苦的妻子們——尤其是有錢的閒暇的婦女——有意無意中對於她們那被阻遏的本能作用所尋求的補償方法。母親撫育兒女的工夫既未曾經驗過，其中的愉快和不可思議的神妙感覺也就只好向別的路上去尋求了。於是運用權力的欲求便成爲一種不可阻遏的熱望，凡是有了這種欲求的人大致都是不擇其滿足這種欲求的手段。無論那一種運動，無論那一種政策，無論那一種干涉行動，都可以算是她們的機會，而這些事情本身的意義常是次於她們那滿足欲求的熱望。因此每逢一種熱狂的行動發生的時候，便有許多不足貴的影響和勢力乘機發生；而參加這些活動的女子們却無時不說她們是爲了如何如何偉大的動機而活動。因本能作用被阻遏而起的不滿意有許多時候也易於變爲深恨男子的態度而表現出來，尤其是在那些結了婚而失望的女子方面；有時候也易於變爲對於健康的青年女子和度着快樂的婚姻生活的女子的嫉妬心，這種情形每每表現到極端，我以後要說明的。這些

女子爲了嫉妬的緣故，便要設法使那些快樂和健康的女子打破那迷戀男子和愛情生活的美夢。現在已經有許多徵兆表現這種運動是正在進行中的，這些現代的 *Lysistrata* 雖則沒有 *Lysistrata* 那種愛國的動機，有了這種嫉妬心理也就足以使她們力求達到她們的目的了。

這類的人——尤其是婦女勞動者的領袖們——告訴我們說，一九二三年五百〇二萬〇五百六十個女工中有七十萬人是單只在工業方面直接代替了男工的，她們這種得意的神氣不曾掩飾得好，我們一看就知道她們的態度是仇視男子的；她們雖則極力小心掩飾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看她們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她們的確是有那種態度了。

現在主持婦女運動的領袖們之中，也有這種仇視男子的態度，這是無疑的；其所以如此，便是因爲領導婦女運動的人們多半是未婚女子，否則便是結了婚而不幸的婦女。

現在女性主義對於這許多未婚女子和不滿

意的妻子們所持的態度便等於全世界各社會主義團體對於一般不滿意的勞働分子所持的態度一般。一切潛伏的怨望都被利用着增長這種運動的聲勢。女權運動對於現在這些無偶的婦女和失望的妻子產生出來的問題並沒有顧到身體方面的解決方法，牠始終把這許多人都視爲一羣脫了體的靈魂一般，因此也就根本不負提出這種方法的責任。牠甚至還不明白我們現在所陷入的難境是以身體衰敗爲主要原因的：這就是由於牠太中清淨教派的思想之毒了。牠的成績便是使那些引我們到現在這個境地的趨勢愈見加緊，同時并利用牠從那些擁護者方面得來的勢力到處表現牠對男子的普遍的仇視和牠對於人生的身體方面之極端恨惡——在立法方面或其他方面表現。

此外，女性運動還要利用所有的機會迎合那些潛伏的犧牲者的虛榮心和錯誤的野心，爲的是要連那些常態的健全的現代青年女子也要煽動起來，使之愈來愈從事於各種僅適於中性女子的中性企圖。這種運動似乎是良心很純

潔，對於牠自身的忠實具有很深的信心。加以牠又有那種同仇敵愾慷慨激昂的態度，於是現代的人比較誠實無偽的分子便幾乎因此相信女權運動是進化程序中一個自然的應有的階段，將來的一切希望都要有賴於此。因為這些人是最容易為感情作用所蒙蔽的。

女權運動為什麼良心這樣純潔，為什麼能這樣深信牠自身的態度之光明呢？——因為在牠背後，牠覺得有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為後盾，這些價值觀念都告訴牠說，清淨教義是正確的，性的平等因為男子的顯著退化終於成了事實，男子歷來是女性的『德』的仇敵，所以他當然是與女子處於對敵的地位了。

第二章 婦女現在的境況

(2) 已婚女子

我們現在要稍微仔細一點來考察英國和威爾士的近九百萬的已婚女子的命運，并極力研究是否有與前章所發現的那些趨勢相類似的情形在我們國裏的婚後生活中顯出牠們的勢力來。

身體的部分或官能失去的時候，科學差不多馬上就供給各種輔助的方法，使我們仍舊可

以過得下去；而這些代替的方法加上我們那損壞了的身體所得到的三等的人生之享受，便使我們對於人生與愛情兩者的價值都懷疑起來：這種事實，我們已經喚起大家的注意了。

但是不健全的官能作用或不完好的身體對於人生的影響最能使人深切的感覺出來的，無過於婚後生活中了；所以科學如果認明了這種生活之中得到幸福之重要，便不會只顧供給我們許多愈來愈進步的人為輔助，而要找出許多方法，將我們恢復到幸福所依靠的自然狀態。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差不多對於婚後生活的任何方法都有不良的影響，都要妨害我們的幸福。

第一個影響便是使我們的生理不健全，這對於女子方面有兩種害處：（1）牠降低了她那最重要的天生的輔助——男子——的品質，因此也就減少了她的快樂；（2）她因為自己的身體不好，那種快樂也就因此更加降低了。

第二種影響便是清淨教義的影響，牠因為怕而且不適宜於性的事情，便把男子方面情慾束縛住了，使他遲疑，惶惑，並且常是中止，於是兩個熱烈的愛人之間的理想關係縱或不被剷除，也要因此受損；牠對於純潔本能的慾求加以種種的阻遏，所以相愛的男女常是因此不能達到熱狂的愛的最高點。

最後還有一種影響便是那些價值觀念使女子由性的結合而發生的自然結果愈來愈成為苦痛的事情——如懷妊，分娩，哺乳等事；這些事本來都是很美很引人的，受了這些價值觀念的影響，便變為醜而痛苦的事情了。

我們在這裏不能把我們那些身體的病態和缺陷對於男女間的快樂結合所生的各種壞影響都討論到。不過我們可以簡單說一句，科學連這一方面也供給了不少的助力，並且還有再盡許多力量的趨勢。

總而言之，下面這幾句話我們說了是不會有什麼不當的——清淨教派의思想和身體的病態聯合起來給予性生活一種壞影響，使男女間

的性結合由那神祕的美的境界變為雙方為難雙方吃苦的肉刑，結果不僅使一部分的女子以為不要交媾而能懷孕是一件天賜之福，同時還有科學的技巧因為明白了這種要求，也就愈來愈加効力大了。人為授胎法——又是一種科學的幫助！——現在已成為一種大眾皆知的方法了，並且常是有人實行；假如現在這種趨勢繼續下去，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達到牠們那當然的極點——身體完全不顧——將來這種辦法一定要一天比一天習見，那是不成問題的。

現在因為限於篇幅，我們只好在這一章裏面注重受孕，臨盆，和哺乳這幾點，其所以要特別把牠們說詳細一點，就是因為這都是女子在結婚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說，人們的官能弄到了病態與昏迷的地步的，再沒有甚於懷孕，分娩，和哺乳這三件事的了。後兩種官能尤其與天然的方法相差得遠，人們早已不希望牠們再有回復天然狀態之一日，所以我們若說大家都有了完全依賴人為方法的心理，並不是過分的

話。現在中等階級和所謂『上等』階級之中，輔助分娩的器具和迷藥差不多已成必用的東西，而在窮苦的階級也是很平常的。說到哺乳，人們都以各種人爲的食品——當然包括牛奶——代替母乳了。

作醫生的，作乳母的，作母親的——所有的人，都甘心屈服於現代這種艱難的，靠科學幫助的生殖狀況；不過我們更確切一點，還不如說，他們怯懦的屈服於一種未必不可救藥的狀況之下了；因爲據我們所知道的，還沒有人作大規模的研究，斷定現在這些困難是否如牠們所表現的這樣不可救藥，或是一種比較近乎天然的官能作用是否有恢復的可能。

現在生小孩這件事情簡直是不堪設想，拼命的用麻醉藥，才能稍稍減少一點痛苦，這種情形便足以使任何青年女子在結婚之前對於她的未來命運望而胆怯；而那些已婚的女子也因此時常苦悶不堪，這種心情非到經過了那最後的苦痛，大抵是不能離開她們的心頭。我們至少可以說這些艱難的情形給那些蔑視身體和性

生活的人們增加一些口實，他們這種論調在我們這種清淨教派和女權運動的空氣之中，一年比一年積得理由多，無非是從這類地方尋出來的；我們即或不計及別的，單爲這一種原因，也不可不對於這幾個問題加以考察，看要如何才能補救，或是否有補救的可能。

這個問題裏面奇怪的一點就是我們現在的退化或不完全并不如有些人所想的那種程度；我們最大的毛病就是這一團糟裏面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有那些愚蠢的迷信心理，醫學界也糊塗，沒有新穎的見地——苦心的母親們，醫生們，都是糊塗已極的。

現在每年也還有若干的生產是依照常態的——這就是說，不用麻藥，不用器具；但是即以這部分的女子而論，我們也可以說她們所感受的生產的痛苦甚過她們所應受的；並且爲了其他與作母親的身體沒有關係的困難，就連這一部分女子也要受一點大可不必的科學幫助。

作醫生的人對於那些可以自然分娩的女子

也要常來幫忙，其原因大約有下面這兩點：在中等以上的階級裏，醫生總是忙得不開交，所以關於生育的事情他也就不肯等着自然母盡她的責任；其次就是他與他所診視的臨產婦人之間有那特殊的關係，使他幾乎必需顯得是她的保衛者才行。他勸着她入睡，使這樁事情趕快過去，於是他就可以一舉兩得了。經過幾小時的麻煩之後，他就可以用麻醉藥，結果是本來可以安然無事的分娩，本可不用麻藥與器具的，終於因此而須要一番嚴重的手術，這一來，年青的母親便每每要吃虧不小了。

在貧苦些的階級之中也是一樣，不過貧苦的婦女通常是到公共的醫院去分娩罷了。我們還不要忘記了，年青而欲求長進的醫生當然要在產科方面實習實習的，這些家庭與醫院便正是他們實習的地方。所以醫生們之急急於要在不必需的時候用麻藥與器具，並不單是爲了他太忙，主要的還是由於臨產的女子在家裏或醫院分娩的時候作了醫生的實驗品。最不堪設想的便是實習的醫生到了這種時候決不會挑一

个變態的孕婦作他的實驗，而要特意挑那些孕婦之中最合常態的來下手，爲的是實習手術比較容易。因此，近代婦女即令是最健全，儘可以自然生產，自然的分娩也還是沒有人敢行。但是這種情形無非是由於那些輕視身體的偏見把現在的風氣弄壞了。若不是有了這種風氣，作醫生的那裏敢是這樣胡鬧呢？

總而言之，無論富人窮人，自然的分娩都是愈來愈少有，現在我們要來研究研究，除了顯然的病態而外，爲什麼會是這樣；我們還要研究，爲什麼連常態的分娩也常有所謂『難心』或相沿的過度痛苦。

我們權且舉出下列幾種理由來，說明近代婦女分娩之所以困難，和大家之所以都不設法恢復自然的官能：

(a) 人們有一種可笑的迷信，認爲我們的頭一代比一代大起來了，而女子的盆骨則愈來愈小了。醫生們都相信近代生育的困難一定是由於『進化』的結果。而『進化』在他們和一般人心中都是與一種錯誤的信念相連的——

他們相信人是愈來愈聰明的（其實顯然不是如此），於是他們便得到一個不可靠的結論，認為我們的腦子一定是愈來愈大，因此我們的頭也就要隨着大起來了。這種說法，不消說，完全是無識之談，不過是醫學界守舊和不進步的一種苟且的辯解而已。現代的人的頭部決不比一萬年以前的祖先的頭部大，（參看 Keith 的古代的人）；至於婦女的後臀之縮小，那也是憑空的話。這種情形當然是有的，不過那是由於骨盆尪弱，或是由於兒童時期因劇烈的運動等等使股部用力過度，以致肉的部分硬化得太早，骨的部分也固定得太早。總而言之，這種情形遠不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樣普遍；無論如何，胎兒和盆骨的大小不適合的時候總是很少的。但是這種解釋多麼便宜啊——腦筋發達了，頭部大了，盆骨小了！——作醫生的在這些骯髒的產婦之前聳一聳肩，便可以永久保持他們的鐵飯碗，本來完全自然的一種人的官能，現在却非要他們來代庖不可了；還有一點，他們儘可以高枕而臥，決不怕自己因了時

日之推移而倒運，也不要擔心自然的官能會有恢復之一日。

(b) 還有一種更加荒謬的迷信——嬰兒落地時要有八九磅重。這種觀念在英國是很普遍的，無論是報紙上記載一个小親王的出世，或是一个窮婦人的鄰家談論一个小貧民的落地，只要生出來的是个八磅的孩子，大家便要歡騰雀躍起來。其實一個嬰孩那怕是要幾匹馬才拉得動，生了之後也還是可以失去重量的，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這都不相干：誰也不會關心，誰也不會想一想，只要嬰孩出世後的頭一點鐘之內足夠八磅就行了。不幸的婦人們老是被醫生的手術所傷，只要一見自己生了一個九磅的孩子便露出得意的微笑，真是可憐！她們的醫生一味的叫她們從這些地方尋快樂，我們還能存什麼期望呢？

(c) 近代一般人心裏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認為上帝的意旨是要叫嬰兒們在愁苦中生出來的。現在的人們對於創世紀裏所說的人類和一切生物的起源，已經不相信了，但是他

們在許多科學的人物的領導之下還要存着上面這種信念，真是令人不解。尤其奇怪的便是大家都要認爲我們和現代的婦女還是受着這種神力的支配。現在在許多野蠻民族和半開化的民族之中，生育這樁事情并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痛苦，而是一樁簡易的功能（這是差不多每部人種學的著作上都說得明白的），這種事實權且撇開不說，我們憑什麼可以斷定當初生產上面那種心理的猶太婦女都是健全的，過着常態生活的呢？據我們所知道的敘利亞猶太女子，如果她們的遠祖也和她們相像，其分娩也就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那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呢？現在從事醫術的人似乎完全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只知以上面那種不祥的信念爲金科玉律，讓生育的痛苦一天一天的增加，以致孩子們不僅要在愁苦之中生出來，還要在慘劇之中生出來——那些人爲的助產器具等等之應用，更不消說了。這樣下去，爲什麼要有所限制？只要原則上得了大家的公認，還要什麼界線？何況劃出這條界線是無利可圖的事呢？但

是我們要反對：即令我們承認——其實我們決不相信——生育是含有痛苦的成分，那也決不能承認這樁事情是非靠人爲的科學技巧幫助造成不可，因為這種情形完全是近代的醫學造成的。

有了上面這三種信念，醫生們和一般人便都取同一錯誤的態度，不僅不肯努力挽回一種較好的狀況，根本就不再問這種改良是否有實現的可能了。大家既不過問到這一點，當然也就沒有人尋求達到這種目的方法；於是，一切便都仗着人爲的輔助維持下去了。無論誰，像我們這些人，若是問一問近代婦女分娩時的絕大痛苦是否可以拿別的方法解決，藉此除去人生與愛情的一大障礙，回復自然官能的愉快，大家便要覺得這是可笑的。

然而本書的作者還是要問這個問題，他的理由如下：

他覺得造物對於世間一切所用的方法都是一致的，所有的主要官能，他都一視同仁的使之愉快，所以他很久就懷疑到造物爲什麼會單

獨弄出這一個顯著的例外，尤其是關於這與我們人生有最大關連的官能。科學對於這個問題所下的判斷，他是認為不滿意的，於是他便自行研究，結果不但發覺現在的各人種之中還有一部分對於分娩比大多數的歐洲婦女覺得輕易得多，同時還發覺從前分娩這種官能在常態之下的時候所要引起的熱狂情緒，現在人類中也還可以找出隱約的痕跡來：這兩點都是他早已預料到的，所以一點也不會使他驚奇。連有些歐洲婦女的夢想都足以使從事研究的人揣度那種熱狂情緒之存在在人類史上并不是與現在隔了許許多多年代的事。但是本書作者新近在另一部書裏發表了這種意見，結果竟至引起最強烈的憤慨，尤其是在女子之中。

作者以各種高等動物作過許多觀察與實驗的結果，不僅發現自然狀態之下的分娩在這些動物之中是熱狂的事情，而且還察出牠們的食物若在懷孕期內稍微反常，這種熱狂馬上就要一變而為痛苦的表現。

此外由觀察自然狀態之下的動物的結果，

還得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結論：即令母獸精神健旺，牠們所生出來的雛獸在落地的時候都是皮與骨而已，而且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母獸才表示那是一種熱狂的生產；這樣生產出來的雛獸不但決不減退重量，而且還能在二十四小時內盡量的發育，長得又肥胖，又有精神。

反之，懷孕的母獸的食物如果改得與牠的天然食物不同——譬如母貓的食物用多量的馬鈴薯和麵包，蔬菜，米糕，加以熟肉而不用生肉——雛獸生出來的時候常是特別肥胖，生產也就非常困難，有些竟至小產或是延遲許久才產出幾塊斷碎的肢體。

本書作者對於這些事實曾經再三證實，因此便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文明的婦女，連古代的也算在內，是否在懷孕期內常吃不適當的食品，以致嬰兒長得太硬或骨頭太硬，使生產時發生困難呢？

一個小而健康的六磅嬰孩常是比一個分量重的八九磅嬰孩發育得好，這是普通的事實；

大嬰孩落地後常是要減退重量的，所以牠們的軀幹在生產時儘可不必有那麼大。既是如此，我們爲什麼不採取自然的法則——對於孕婦的食品多加注意，使她們生產較小較瘦的嬰孩呢？

這顯然只是一個飲食與衛生的問題，還有一點，便是要除去大家和醫生們心中的許多無謂的偏見：至於其他的一切，只要我們真心希望，自然會隨着使我們滿意的（註）。

（註）正在寫這一章的時候，恰巧在英國醫學雜誌上看到一個消息，記載新近在布拉佛得開會的醫生會議，會中有一位里資的麥根齊醫生當場提出一個問題，由這問題看來，足見她已經上了我們所提議的改良途徑，這是我們很高興的；不過該會主席費爾奔醫生却聲明他對她的意見並不覺得重要，這也是無足爲奇的事情哩。

我們由研究動物的結果，深信這是我們從事改良所應取的方向，因爲這至少總可以給我們一點進步的希望，若是一味研究人爲的輔

助方法，盡量的應用，那是無濟於事的。醫生們應該努力研究出一種最適當的食品，供孕婦服用，使嬰兒生下來的時候重量不過六磅至六磅半，身體不胖，頭小而不硬，落地後重量增加而不減退。但是我們還不能不加上一句：一旦這種食品發明出來了，醫生們在那焦心的產婦床邊所要作的事情勢必要比現在減少，那時候他們便要將他的職務付托於較小學識，費用較少，時間較閒，比較的不愛用科學輔助方法以達目的的人了。

克魯納克的愛支何資醫生在一八九五年便發表過一篇文章，裏面列了一個食品成分表，據他說，那正是可以產生上述的結果的；首先說明我們當以產生較小較瘦頭部較軟的嬰兒為目的的拉滿醫生也曾以淡素很少的食料實驗過，據他說是完全成功的。

據拉滿的意見，一般婦女在懷孕期內多半都是飲食過度，這是由於女子天生的饞性和一般無知的醫生迎合心理鼓勵這種饞性的結果，但是普遍的謬誤還不止這一件事情，還有過

度的吃蛋白質很多的食品，也是一個大錯；他所主張的食品是食鹽多而肉與穀類少的食品，這種食品大約與初民時代的人所吃的東西相近似，這是我們不難想見的。

但是本書的篇幅有限，關於拉滿所提議的食品的成分，我們不能在此詳細討論。我們所要着重的話便是大家心裏如果能夠除去一些可笑的迷信心理，而以達到一種自然的理想境地為目的——這並不是人類智力所不能作到的——將來生育兒女的『苦痛』縱或不能完全解除，至少也可以減少許多，同時那原有的幸福也就可以有大部分恢復給女性生活與母性生活了。

我們應該以恢復我們對於人生與愛情的價值的信心為目的，其方法便是增進我們的官能的健全，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在成功的路上遇着什麼困難就中止我們的努力。但是我們要想得到成功，不僅要打倒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的努力，同時還要打倒醫業的守舊思想與偏見，這一個大行業中的人現在雖則有很大的勢

力，其實最利於他們的便是我們現在這種身體的衰敗永遠繼續下去，永遠的增加。

現在再說到哺乳，這也是母性生活的最大愉快之一，這種平和幸福的事情歷來是象徵女性美德和家庭之美的，但是現在人類的官能除了分娩而外，恐怕再沒有比哺乳更要依賴人為方法之輔助的了：我說這話，讀者也許不會覺得驚訝吧。

近來專利的嬰兒食品和牛奶之類的東西非常之多，這種情形是在各階級都有的，連那些不能以社會職務為口實的女性也是如此，想到這點，真不能不令人引為一大憾事。

不消說，這種人為的育嬰方法之增加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於實際的生理缺陷，但是我們要知道那是成分不多的。就事實而論，退化與病態的官能只佔那些以奶瓶而不以乳房哺育嬰兒的女性中的一個極少數目。因為除了少數例外而外，每個婦人都是可以任哺乳之職的。

一般可靠的意見似乎都是認為『只要對於一些必需的瑣事多加注意，差不多所有女子

的乳腺都能使之具有應有的活動能力』，並且『只要大家明瞭自然哺乳的價值，英國婦女都會可以用乳房哺育嬰兒的』。（Lane Claypon 醫生的意見。）

照這樣看起來，我們便知道現在人爲哺育法之所以特別盛行，實在是在各階級的婦女在家庭以外的活動日見增加的結果，這是婦女運動最顯著的特色之一，一般婦女因此也就不願意依照自然的法則養育她們的兒女了。一方面這種官能衰落下去，一方面作母親的不肯哺乳，因此科學的方法便隨之產生，許多代替母乳的東西也就盛行起來了；同時我們還是依照我們那傳統的方針，不肯努力恢復自然狀態，只知一味的把我們的智力用來研究那些人爲的輔助方法，總想使之完備。

如果關於這一方面的代替品比大多數的人爲輔助方法較爲近於天然的方法，那麼，這樣也就很好，誰也不能說多少合理的怨言。如果是這樣，我們對於大家不以母乳哺兒這件事便只能以情感和審美的觀點視爲憾事，只能同情

於那些嘗不到哺兒的滋味的母親們；但是我們若以人類健全的觀點來看，便不能提出什麼切實的理由，說明這種情形是憾事了。

誠然，這實在要算是多年來的實際情形。醫生們和許多商業機關雖則再三聲明母乳哺兒是最好的辦法，但是他們同時也承認人爲哺乳法可以弄得『和母乳一樣的好』；誰若聽說他自己的兒女和無數的他人的兒女不是由母乳哺育，也就絲毫不覺得動心。我們甚至還讀過一位英國醫生著的書，裏面公然說是我們關於這樁事情將要巧奪天功！

劇烈的病態漸成我們的常態了，於是科學又馬上弄出許多人爲的輔助方法，使我們安下心來；我們只圖『苟且下去』，也就無人認爲不滿意了。

這個問題似乎是很簡單的，平心說話，科學家也沒有什麼使之複雜的行爲。母乳裏包含着若干水分，若干蛋白質，炭水化合物，脂肪，鹽質，只要你把這些成分配合得適當，便可以作成一種『和母乳一樣好』的化合物。這

些成分和牠們的分量的價值久已取得了人們的信心，所以我們便漸漸相信牛奶或人造乳真是和母乳有同樣功用的。

然而我們現在提出一種文明國家所沒有的希奇而非常的實驗，如果試一試，我們便連對於那些最好的人為輔助方法的盲目信心也要馬上受一打擊了！誠然，這番心情的變動要單由情感作用負責，但是這時候的情感却有些奇怪，簡直與真實的知識有些相近哩。

試將一個嬰兒放在一隻牛或羊或驢的乳頭上吃奶——這種辦法在半開化的國度裏是可以看得到的——你馬上就要起一種什麼感覺呢？這種情景簡直使人見了難堪，有損人類的自傲心——這是為什麼呢？

你們自自然然的覺得而且清清楚楚的知道造物對於她的需要是安排得最得其當的。所以我們一見自己的孩子在羊身上吃奶，不由得便要感覺到不恰當：連我們那實利觀念的偏見也因此搖動了。我們馬上就知道嬰兒不應該吃那種奶，因為牠是比羊高出一等的動物，牠的

身體受了牠的食品的營養，將來是要有所作為的，比不得羊那樣吃了就算了事。最要緊的便是嬰兒要發育牠那大腦子，而羊羔則沒有。難道說，造物連這點都沒有顧到嗎？人類的腦部不僅在出世的時候比別的生物大，牠的發育也要比別的生物快。難道說造物對於這種特殊的需要都沒有想出辦法嗎？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一見嬰兒吃獸乳，便要起一番墮落與惡心的感覺——這種感覺，當我們用光亮的玻璃瓶或是貼着仿單的潔淨洋鐵罐吃獸乳的時候，總有些引不起來，因為那時候我們的眼睛看不見那些醜態，也就不覺其為墮落的事情了。

但是最奇怪的便是這種墮落與惡心的感覺是以事實為根源的；因為我們不單由推理可以斷定羊奶或其他代乳品不能充分的代替母乳，同時還可以以可靠的知識對這點加以肯定。

多年以前，拜德爾醫生便曾說明人乳與牛乳最重要的分別在於質的方面，而不在量的方面。後來過了不久，本吉醫生又證實了這種

見解；最近又有大生物學家哈利博頓博士重述這種意見，并予以加重。這些專家所說的質的分別，可惜這裏不能加以討論，我們只要說明一點就行了：這個問題最要緊的一點，依我們的觀點看來，不僅在於人乳之較易消化，還在於人乳與一切乳品對於發育腦部的功能上的顯著分別。本吉醫生對於這一點特別要我們注意，據他說，人乳不僅比一切代乳品成分複雜，並且牠裏面還含有特別多的「勒西精」(lecithin)，足以培養人類那特別大的腦部。

這個重要的一點至今被人忽視，也是無足驚奇的事情。我們已經說過，唯物主義一定是輕視身體的人們的信條。但是本吉醫生的見解如果是沒錯的，我們爲了母親哺兒之衰落而受的智力與天才的損失該是如何嚴重啊！不消說，百餘年來我們的統治階級愈來愈笨，不可救藥，似乎就足以證明本吉的見解之無誤；因爲他們這一階級的人在社會上佔的地位不同，一向是人爲代乳品用得最普遍的。本吉先生曾在什麼地方說過近代人之昏迷，這話是我們完

全同意的；但是母乳哺兒之衰落實在是由於他所持的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我們不知道他曾否想到那是近代人之昏迷的一個最大原因。

我們把現代人這些可憐的精神方面的成就與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和維多利亞以前的時期相較時，不可不記在心上：人爲的代乳品大部分是近代的發明，古人是不知道的。

從柏拉圖一直到教皇亞歷山大第六的時代，誰也沒有聽說過什麼嬰兒哺乳瓶。佛蘭資·盧爾在開甫拉發現的一個瓶子，據說是古代的哺乳瓶，其實恐怕不過是古代一個旅行者的水瓶或酒瓶罷了。一直到十五世紀，惟一的代乳哺育還只有繼母或保姆之類用一用，普通還是以母乳爲主。一四七三年才有麥特林結首先主張以牛奶代母乳，其次便是一五二二年的羅士林，主張以冲蛋和麵包醬代母乳。不過他們說到這些代乳品，是說非用不可的時候才用，照當時的記載看來，人爲哺乳法在那時候

并不是常有的事情。

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這種人爲哺乳之普遍現象是最近若干年來才有的；在質的方面，人乳是無法做造的，所以近代的『進步』使我們這些文明人的精神與身體所受的損害真是算不清楚！

第三章 婦女的將來

人們終究只是代表他們的價值觀念。你把他們的主要價值觀念弄清楚，就可以推定他們的將來了。

我們由前面已經說過的許多徵兆推定我們的價值觀念大部分是些輕視自體的價值觀念，推定現代的情形業已表現這些價值觀念的完全勝利；此外，我們還認定現代的退化，科學，女權運動，清淨教派的思想，和兩性間越來越大的裂痕，都是這些價值觀念的當然結

果——如果我們的觀察與推論不錯，那麼，前途便只有兩種趨向：或是這些價值觀念裏所含的願望完全實現，或是大家對牠們起一種反抗，這種反抗的力量必需從我們的天性裏那審美的，舊有的，較健康的一部分裏找出來。這兩種趨向都是可能的，而且婦女的將來也要因此而不同，所以我們非把牠們分開來研究不可。

如果我們現在這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所含的希望有完全實現之一日，將來的情形會要怎樣呢？要討論這一個問題，首先不可不想一想現在的幾種主要趨勢，以便辨明牠們將要引着我們往那一個方向走。

我們已經明白了，現在社會上的狀況是這樣的：——

(a) 一般的人大多數都是生理方面不足為人的資格，而且都是昏昏沉沉的忘却了這種事實。所以在現代的人心目中，人生與愛情的價值漸成一樁可疑的事了；在現代的人當中，原本還沒有那些清淨教派的偏見的，也要自然

而然的普遍起來了。同時清淨教派的思想還要生產一種間接的，意外的結果：凡是牠普及了的地方，「人」便要成爲一個爲大家所輕視的東西；因爲這種思想是認爲肉體的欲求是罪惡的，而人對於性的結合却是首倡者，鼓動者，和實際從事者，當然就不免漸漸被大家視爲亞當夏娃，視爲邪惡的東西，一切無端的道德話自然也就要以他爲衆矢之的了。

(b) 各種的科學與商業都隨着這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而發達，一味給我們這些日見衰落的身體想許多輔助的方法，而不以恢復我們的天然官能和原有的健全爲目的。這種幫助雖則使我們能夠『對付下去』，却增加了我們對於愛情與人生的價值之懷疑。

(c) 男子的能幹，才藝和雄氣顯然的退化，這一半是由於生理的衰落，一半是由於智力的降低，而這種生理與智力的退化一方面是因爲受若干年來過度的勞苦的影響，一方面因爲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和倣效牠的文化都極力將『丈夫氣概』的觀念限於軍中的勇敢和競技

時的精練。這樣一來，人們對於一切事情便失去了主宰的魄力，因此也就使前一世紀和新近的女子能夠在她們自己與男子之間找出許多比較之點，過分的證明她們的優點。這些比較在近代的情形之下雖則還可以講得過去，其實却把男女的分別弄得顛倒錯亂了。這好比男女兩人登山，男的忽然軟弱起來，於是女的地步便分外的顯得敏捷了。但是女的却說男的地步之所以遲緩起來并不是由於病態的衰弱，而是由於她這方面的加速度，因此她便根本的輕蔑男子，不僅因其軟弱無力而已。

(d) 許多失望的婦女——大多數是結過婚的——因為沒有伴侶或是由近代這種婚姻生活中感到了痛苦，便不僅極力的詆譭人生，還要詆譭母性生活，家庭生活，和男子，她們對於那些青年的女子有意或無意的感覺嫉妬，於是便極力向她們宣傳，使她們也相信人生是不要肉體的滿足便可以過得去的。

(e) 社會上種種環境迫得無數的婦女不得不與男子公然取對敵的態度，於是由

(a) , (c) 和 (d) 項造成的敵視心理便因此而增加了。

(f) 與性生活有關係的幾種主要的官能都呈極度的病態，於是一班因清淨教派思想或嫉妬青年人的心理或敵視男性的心理而要詆譭人生并將自己和別人從『那一方面的生活』解脫出來的婦女們便愈來愈有有力的道理了。

(g) 以 (a) , (c) , (d) 三項為主要原動力而以 (e) 和 (f) 兩項為副動力，同時并有 (b) 項的顯著痕跡的所謂婦女運動認為在女子當中便可以找出改造世界的魄力，才幹，和實力，於是便主張到處排除男子，以達此目的；在一班婦女運動者心目中，只要可能，連生育一事都是要把男子排除掉的。

約略觀察的結果，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照這種趨勢看去，將來會要弄成什麼情形呢？

世界上一切的改良和根本革新的歷史都證明大規模的改革常為少數活動的，有才具的領導人物所造成，他們是懷着熱望與決心以求實

現一種理想的。這種理想有時或基於誤解，或基於錯誤；不過那是沒有關係的。弄到源頭，還是那堅執的少數人物把時勢或典型造成，於是一般無力的，馴良的羣衆便向這裏面滾，任其鑄造。

現在人人心目中都毫無疑問的認定婦女運動的先鋒隊裏那些領導的，活動的，有才具的少數人是文明世界裏最有生氣最有能力的女子，其熱心是令人欽慕的，其肩負改造世界之重任的精神是偉大的。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不能不相信她們對於世事的觀察之錯誤，并且她們關於她們自己和一切女子的能力所存的幻想也過於感情用事了。她們那堅忍的精神實在是不錯，以致有許多懦怯的，淺識的男子也跑到她們那邊隨聲附和去了；同時她們勸導青年女子消滅性生活的運動雖是她們的活動所得的最不顯著的結果之一，却也是危害於社會最大的一樁事情，現在一般人都弄不明白我們現在這種混沌情形和對於一切事情之沒有主宰的魄力都是由於男性退化的結果；加以大家也

不肯努力尋求男子恢復他應有的健全性格的途徑，於是大多數的人因為沒有人引着他們注意到這惟一的補救之道——男子之恢復健全——在這絕對沒有原則，沒有政策的時候，便認為婦女運動這種苟且的辦法是他們惟一的希望。

所以現在我們有了這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堅持下去，有了牠們所產生出來的情形，說不定現在領導婦女運動的少數活動的婦女便能決定全體婦女的未來命運；假使我們看着她們活動，并力求了解她們，將來恐怕就要有見到她們所造成的世界之一日了。

婦女運動不僅是近代文明的特點之產物，而且牠的一般態度還包含着這些特點為成分，這是我們已經明白的了。實在說起來，我們若把我們這些價值觀念和牠們當然要產生出來的結果都認為當然，那麼婦女運動早已就成爲一種可以預料的結果了。

身體的忽略與退化當然要使人厭惡身體，并且使人願意擺脫牠的束縛。但是這樣便一定

要毀除男女之間的主要關係之一，結果便弄得兩性間自然的，劇烈的敵視心理完全赤露出來了。這是婦女運動的一方面。

其次我們要知道，生理的忽略與退化一定使男子在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都失去男性的特長。這一來，一方面使我們對於一切事情沒有主宰的魄力，於是女子便懷疑起來——她們爲什麼不能起來解決這場糾紛呢？再一方面便使男子的能力受人輕視，同時也就把女子的身價提高了。這是婦女運動的另一方面。

爲完成這種運動起見，我們所需要的只是（a）一大羣的失望女子，或爲老處女，或爲已婚女子，都是詆譭人生和男子的；（b）經濟的壓迫驅使着多數婦女在一切有酬資的工作方面公然與男子競爭。這兩個條件都有了之後，其餘的當然就隨之而發生了。

婦女運動之包含這兩種成分，第一個表徵便是古時一班婦女的熱烈呼號現在漸漸變爲以滿足虛榮和出風頭的欲望爲目的的呼號了。許多許多的婦女再也不表現從前那種滿足肉體要

求的熱望了，再也不表現從前的女子不能滿足這種要求的時候那種抑鬱與悲哀了。現在的女子只求能在那些乾燥的事情方面滿足她們的虛榮，表面顯得很重要，便很自足了。

這些女子既不能令人希望她們有勝過退化的男子之一日，以前又沒有什麼成績足以使我們期待她們將來對於社會有何驚人的貢獻——因為她們數千年來對於人生最有貢獻的那些事情，現在她們都不懂得了——然而她們却要求參加市政，甚至要爭得議會中的勢力，在許多空洞的特權方面，她們也想出風頭，譬如貴族院裏，她們也想加進去；她們闖入了陪審席那重要的地位的時候，便揚揚得意起來——這是幾百年來所有的明白人很感覺憎惡的事情。

這種改變整個的表現婦女運動的領袖們和她們的許多附和者的欲求已經由從前那種有力的肉體的熱望一變而為軟弱的，空洞的，絕對以虛榮心為主的欲求了；隨着這種改變而發生的便有兩種心理，一天比一天顯著起來——

(1) 切望避免性生活的束縛，(2) 敵視男子，這都是這些女子望其日見普遍的。

婦女爭得政治地位後，還不曾有什麼驚人的表現，並且我們還可以很有把握的推測將來也不會有什麼希望；將來說不定會有一日，議會裏盡是女子，然而那也是不會有什麼成績的。據現在的情形看，她們所提出的或呼籲的政策都不過是表示那清淨教派的傳統思想之因襲，而且還要更加濃厚了，一點也沒有什麼有希望的或新的成分，比起這些退化的男子來，實在不見得高明啊。

我們自己和少數其他的人所持的意見是認為婦女運動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牠並不表現牠有希望一個較好的社會的意思，對於我們的病態只是一種胡鬧的醫法而已：女子之要求選舉權便正足以證明我們這種見解之不謬。因為婦女運動如果包含着什麼真實的性質，表現出女性特有的政治或其他天才，在種類與程度上都與男子的不同，那麼，為什麼牠首先提出的要求之一便是爭取這種政治的特權呢？

這種特權之無用與無意義不是在這世紀還沒有開端的時候便早已證明了的嗎？近代的民治主義和牠的政治方法簡直是完全失却信用了，並且還是對於我們的民族的偉大精神很有危險的，假使女子稍有社會的見地，她便要完全揭破這班退化的男子的政治謬誤，以證明其不應存在了。如果婦女運動也能成爲一種創造的運動，牠便應該對於我們的政治生活有一種有希望的，新的貢獻。至少牠也應該極力恢復民治主義以前我們的長處；即令沒有這種眼光，牠得到選舉權之後也應該在婦女的範圍以內從事一些改革，以表現牠的勢力。譬如，我們的烹調法，專賣食品，專利藥品，和補助烹調的工業品，都可謂糟到極點了，從事婦女運動的人們便可以首倡改革；又如我們國內的產婆接生的情形，也是儘可加以改革的。但是這些事情，婦女運動者既不努力，也沒有努力的意向。她們只知一味的要求那荒謬的選舉權；得到之後，便只在議會裏面和議會以外力求實現那些清淨教派的改革運動，其中有

的簡直是公然與男子取敵視的態度。

因此，我們如果還希望婦女運動對於我們的事情有何顯著的改良，將來便會有大破迷夢之一日。凡是對於女子的性格和她已往的成就有深切的瞭解的人，決不會存這種期望的。一旦婦女運動的實力完全組織起來了的時候，近代婦女運動中很盛的幾種趨向一定要一致的愈加濃厚，這大約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現在所有失望的婦女無論已婚未婚的，都有敵視男子和嫉妬快樂熱情的青年的心理，她們有了這種心理，便要極力以她們的見解與感覺向青年女子們宣傳，使她們不信肉體方面的快樂。因此將來的結果勢必使一般女子愈來愈與家庭中的技能和職務脫離，於是我們現在的食品方面的壞現象也就要因此而更甚了。這一來，各種煉製的，罐頭的，混合的食物之製造必將隨之而推廣，同時減少烹飪的麻煩的輔助方法也就要同樣的增加了。最後的情形便是食品都弄成了千篇一律的現成東西，裏面自然還要摻入一些醫治消化不良的東西，甚

至製成藥片的樣子，簡直不要再經烹飪的手續就行了。將來這樣的食品遲早總會有人發明，這是毫無疑問的，甚至要由政府特設一部，專管製造，也未可知。同時，人們勢必要在這種越來越壞的飲食之下吃許多苦，才能適於環境，將來劇烈的消化不良屢經胃部的手術，恐怕也會要和現在的牙齒病之要常施拔牙換牙的手術一樣。

男子方面的趨向一定是使合乎現代人的脾味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換句話說，就是他們的『丈夫氣概』將要一天比一天限於軍人的勇敢和競技時的精練。於是男子愈來愈不妨礙女子的統治地位，愈來愈肯服從，他們也就要比現在的男子更加昏迷，更缺少魄力，意志，和領悟力，對於愛的生活更表現得軟弱，而且要更加被人輕蔑的。

照現在的形勢看去，以後女子一定要對於工業，商業，專門職業各方面更加爭取權利，工人也就要隨之增加許多，以致兩性間的競爭愈來愈激烈。一旦女雇主和勞働階級的女領

袖們都依着婦女運動的指導，將某幾種工業完全委之於婦女勞働者，那時候競爭的緊張時期就到了。這種事情發生之後，那已經實現了的理想便要隨之大大的擴張——那就是說，婦女銀行，經濟機關與經濟利益，專供女子擴大勢力之用。兩性合作的團體和服務勢必漸漸消滅，全國的實業便要分爲兩部分，兩性各自經營一部，而得到工資最少的都是男子。這兩部分勢將互相爭持，互相嫉妬着，像兩個競爭的國家一般。雙方各圖侵佔對方的領域和財富，同時也就彼此只圖使對方失敗。

這種激烈的競爭有時候便要引起暴動和野蠻的巷鬥，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當然是女子方面慷慨激昂，氣焰較大，所以男子便要失敗，失却他們的威信，并損失性命。總而言之，男子既是不斷的愈趨於沉淪，婦女的勢力範圍當然也就要一天比一天發展，侵入男子的領域，不久就要根本沒有男子作雇主，那時候工業完全由女子主持，男子便只好在她們手下作工資最低的工人，忍着氣討一口飯吃

了。

將來工程與機械都要日見完備，管理與工作的技巧勢將完全消滅，這又是助長這種運動的一種力量。到了那時候，只要一隊機靈一點的猴子便可以管理全國的生產事業，男女兩性的精神上與生理上的條件既是都受了這番最大的打擊，女子便將完全主持各方面的生產。這種發展在歐戰的時候便露了一點開端，因為那時候雖然有五百萬男子拋下了工作，少女和婦人們却很容易的替代了他們。無數的這類男子都以爲他們所作的工作是精長的，須費氣力的。後來一班沒有經驗的的少女和婦人很容易的代替了他們，便證明他們的觀念錯誤了。這還證明我們的城市之退化與懦弱到了極點——全國只有極少數的和平事業以男子爲主要成分，或須要男才能合格。

同時，因爲健康更加衰敗了，母性生活愈來愈使人感覺痛苦，性的和肉體的快樂愈來愈令人懷疑，於是女子之守獨身者勢必比現在更多起來，爲挽救起見，也許非以法律的制

裁強迫勞働的婦女結婚不可。爲了要增加人口，便要對於作父母的人特別加以優待。但是那時候男子顯然將要成爲一種贅瘤似的東西，只能作授胎者和軍人，他們處了這種卑微的地位，女子便會覺得單只爲了替國家生育兒女而與男子同居是有失一個自由的女國民之尊嚴的，那時候，說不定她們便要提倡代替的婚姻法，并使牠得到法律上的許可，同時科學的授精法也就要盛行起來，女子無須與一個相識的男子交媾，便可以生育了。人爲受孕法將成爲普遍的事，女子——尤其是最有錢的和最敵視男子的——不久便要根本拋棄通常的婚姻，寧願不與男子結合而生育。將來授精的手續完全在外科醫生那裏履行，好像現在的種痘一般。這種反對同居的趨向現在便有發展的徵兆了，許多的女子因爲有了那清淨教派的思想 and 對於別人的快樂的嫉妬心理，便很想看見這種情形普遍起來。

哺乳一事也將隨着這些變遷同樣的變化，以至完全消滅，即令在最低級的婦女之中，

這樁事情也將被人視爲野蠻的事情。婦女哺乳的圖畫和雕像將要被人毀壞或藏起來，不讓大家看見，正猶之現在有許多古希臘的雕像之被毀壞或藏匿一般；同時理想的美婦人將成爲一個完全扁胸的，臀部很小的東西。偶爾有回復從前的式樣的少女和婦人，大家便要引爲憾事，甚至還要施以醫治，猶之現在的人臉上長了斑點一般。

同時兩性間的關係也將大大的改變。男女的交合一定比之現在還更成爲罪惡的，令人厭棄的勾當，男子雖則還是被大家視爲這種勾當之中的主要罪犯（猶之現在一樣），配合的年紀却要推遲，或是到三十五歲，或是到四十歲。誘姦強姦之類的事將要受嚴酷的懲罰，犯者或許被閹割也未可知；性的能力強的男子便要受排斥，爲的是要完全養成一代性力低微的，虛弱的，鬆軟的可憐蟲。

將來無須過許多年代，連男子當兵的必要都會要沒有了。作戰的鎗炮之類的東西將來使用愈加簡易起來，以至和打字和煮茶這樣容

易，少女和婦人們也就和男子一樣，很可以當兵了；將來的戰爭是無須看見敵人的，只要一個服從的隊伍就行了，從前男子作戰時抵禦強敵的勇敢和耐性，到了那時候是儘可不要的。

一旦人爲授胎法成爲日常的事情的時候，議會裏盡是女子，她們一定要通過一種法律，明白的規定，如果一個女子願意以科學的方法生育，她的丈夫還要實行天然的辦法，那就算是違法；無論她願意生出多少兒女，也非要他供給不可。但是這實在是對於婚姻制度的一個大打擊。無數的女子仍舊是要天然受精的，不過會要被輕視，因此另成一個階級。社會的偏見是反對她們的，於是便有解放她們和拯救她們的運動將要發生，猶之現在之有拯救宮禁女子的運動一般。這種運動還是不免有嫉妬在裏面作祟；不過男子對於作情人和作丈夫的事情既已退化得可憐，這種嫉妬心理當然也就要比一向微弱了。

這種運動當然也不會完全順利的發展，在

相當時期之中，始終不免有一部分不願羞恥的女子還是要照舊的結婚，照舊的天然受精。於是婦女運動中的女英雄們又要大為憤怒，極力呼號，正猶之兩千餘年以前 *Lysistrata* 在希臘所呼號的一樣：——

『我再也管不住這些淫婦了。她們跑到男子那一邊去了；她們脫逃了。』

但是因為生育的恐怖日見增長，科學的方法之應用又日見其多，加以女子對於身體有那普遍的厭惡心理，輕蔑男子的心也愈來愈甚，這都是足以使這些退化的運動減少的，過不了許多，大家便要羣起喧嚷，要求人工的生育法，非待科學研究出一種專門的方法以應社會的需要不可。現在亞歷悉·加烈爾 (*Alexis Carrel*) 愛柏林 (*Ebeling*) 費施爾 (*Fischer*) 這班人都在極力研究細胞培養法和移植某一生物之器官於另一生物的方法，而且都有了相當成功，將來他們研究所得的結果還要更加進步，終有一日會有使卵子在女體以外成熟的方法發明出來。

我們大胆的推測，這種方法起初又要利用牛或騾來幫我們的忙。現在科學已經懷疑，認為生命的元素并不是各種生物各有特別的本質，不能混淆，所以將來人工孕育的初期大約是以人體射出的卵珠注入牛或騾的子宮，讓牠們在獸類的細胞上寄生而成熟，猶之現在新生出來的嬰兒依仗牛乳而發育一般。經了這番改變之後，我們勢必要更加沉淪，更加愚蠢，漸漸失却人類特有的天性。照這樣看來，人工孕育法終將有實行之可能，婦女運動完全解放婦女的性的束縛的理想也就要實現了。

這時候便會有新的法律將要定出來，規定男子若再以肉體交合的老法子使女子生了小孩，便是犯了大罪，誰若犯了這條大罪，便要處以死刑或長期苦役的懲罰。但是因為人工孕育初實行時所費太大的緣故，政府便將在各中心地點設公共孕育機關，由地方政府替貧乏的人們『製造』兒女。

過不了許久之後，不消說，這種人為的輔

助方法便要臻於完備，連牛都可以不必用了。人的卵子放在胚胎細胞衣裏培養着，便可以脫離獸類子宮的代庖作用而成熟，猶之現在的小雞在人工孵卵器裏發育一般。

這些方法之發明，在我們現在的科學的成績裏便可以找出開端來，我們的價值觀念也表示出這樣的趨向。只要這些價值觀念再進一步，加以婦女運動那反性生活和反男性的偏見繼續蔓延，這些方法便將產生出來了。

天然的性生活受了這番最後的打擊，婦女運動的勝利也許就要達於極頂，再過幾十年，便將有一種女子出現，她們惟一的女性痕跡便是光滑的面部和生殖器之不同。那時候她們一定要公然把男子視為完全無用的東西，男子既已失去了他們的勢力——第一失去精神與肉體兩方面的領導地位，第二失去情人與主人的地位，第三失去精練的匠人與軍人的地位，第四失去專門職業的地位——他們對於社會的好處就消滅了，於是大家便要覺得他們的數目之多是使人厭惡，甚至使人憤恨的事情。

到了這個時期，社會上混沌的狀態一定已經很複雜了，簡直沒有法子應付，除非起許多猛烈的大規模的變化，決不能使社會生活維持下去。政府負着製造食品和分配食品的責任，發生困難的時候，便要釀成糧食缺乏的大問題，這就是最後和最劇烈的兩性爭鬥的導火線了。或因行政上的失當，或因工人的叛亂，終將發生饑荒的恐怖。那時候一連幾星期沒有人製造食品，存儲的東西也要用盡了，恐慌便將普遍於各地；領袖的女子之中將有幾個好像忽然受了神示似的，不僅看出男子之無用足為社會之累，并危害到小孩子們的食品問題，同時還要認定男子若減少到極少的數目，僅使其足供射精之用，便有兩種好處——一方面可以解決一時的甚至永遠的食品問題，一方面又可以根本免除男性或奴隸反叛的危險。

那時候分配食品的地方便要發生兩性間的鬥爭，這種鬥爭很可以引起一番大搏戰。女子一定會以嚴厲的手段置男子於絕境，不僅對於這開端的問題與他們為難，并且還要到處致

他們的死命。立法部也就要利用這個時機，贊助羣衆的公憤，從事大規模的屠殺男子，直到大家認爲非留少數男子作下一年射精之用不可的時候，才會以正式軍隊的力量，對這些殘餘的男子加以保護，將他們保留起來。

但是到了那時候，社會上一定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先例，得到了一番教訓，不易忘却。大家一定要正式或非正式的認爲男子數目應限定在一個最少數之下（大約五個男子對一千女子），過了這個數目便無用了。立法部也就要定出法律來，保障這個數目不得超過，從此不要過許久，逐年屠殺男子的事情便將成爲例行公事，凡是過了壯年的男子或是在青年時期因爲羸弱，精力不足，和愚蠢而不能盡其責任者，一概在被殺之列。

要想不使這種最後的慘象發生，必須由科學發明一種決定卵子的性別的方法。如果能夠辦到這一步，那當然就可以逐年只把少數男子養育起來（大約二百分之一），而按期屠殺之事也就可以避免了。但是說到這點，我們

應該知道，到了那個時候，男子一定早已變得非常遲鈍，不能有何驚人的科學發明了；同時女子的天性又是不善發明的，決不能想出什麼新的方法，所以到了男子的智力大退化的時候，社會上一般的人一定是止於那時候的機器和科學的程度，再也不會有進步了；因此婦女勞動者始終還是不能不按期屠殺男子，猶之工蜂之不能不殺害雄蜂一般。

到了這個時期，在那無數的工人心目中，人生不過是一番乾燥無味的，平淡無奇的，沒有希望的苦碌與犧牲而已。僅有的興奮與娛樂便仗着那些羣衆遊行和滿足虛榮心之類的消遣機會，此外更是對於政府最近所製的食品和牠們的消化輔助成分加以批評，看一看報紙上所載的關於悖逆女子爲了反叛，不道德，或懶惰而被殺的消息。在『不道德』這三個字之下，包括着一切略數談到像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愛情的東西，凡是寫或讀或傳播這類的詩歌，小說，或論文，都是不道德的行爲，凡是從事爲發掘或提倡從前的『淫褻』文學——尤

其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浪漫小說——或繪畫，雕刻，或以他法表出『野蠻時代』的婦女的形像來，有那些母性的天然器官的痕跡在她身上，那都是不道德的行爲。

在這樣一個世界裏，舉目四顧，只有冷酷無情的商業性質的現象，不斷的工業便是人們惟一的活動，惟一的興趣，在這種環境之中，這些女工們大約就會要自己懷疑起來，愈來愈覺不解，愈來愈感痛苦，不知道那究竟是以甚麼爲目的，有什麼好處，她們又從那裏面得到了什麼利益或愉快。她們度着這種堅忍的『純潔』生活和賺麵包吃的單調生活，久之便會覺得連等着到老都是不可忍受的事情，許多人一定會覺得通常的壽命只是那說不出的苦痛的延長，於是便要用各種的方法中斷她們的苦楚。有些特出的，有反抗性的份子漸漸的會要覺得在人間過這種鬼神生活，在靈魂沒有脫離軀壳之前撲滅一切肉體的快樂來嘗神仙的滋味——除却人生美的方面而欲造成一個美的社會——簡直是一種慘劇的，殘酷萬分的謬

妄思想這是那絕對女性的社會始終不免的惟一的大覺悟，但是等到她們有了這個無可避免的覺悟的時候，她們便要望着自己和姊妹們的身體而發呆；她們的官能，力量，和肢體經過幾百年的廢弛和退化，那時候當然已經完全萎謝了沒有恢復的可能，所以她們如果還留得若干精神，一定要咒罵最初想到把社會變成這樣的人們，怨她們不該有那樣荒謬的理想，更不該極力使之實現。

這些失望的女子將要沮喪的喊道，『萬能的上帝啊，你不叫蜜蜂有我們這樣的感覺力，真是偏厚於牠們呀！』

第四章 將來的婦女

上一章裏所描寫的未來社會是預料我們現在的趨向走到極端時所要產生的結果，這種推測也許顯得過分和荒謬；但是我們却不可因此就把牠太看得無意識了。若是單只認為那種現象似乎是不可能的，那并不足以反證其中的幾種主要特點之非實現不可；因為我們要記住，人生的主流，照我們現在的情形而論，是以兩性間的肉體關係和使這種關係成為人們的欲求的原動力——愛情——為基礎的，所以

一切使人類的身體退化或推翻那種肉體關係的趨向，以及一切代替這種作用的科學方法，如果任其發展，結果必使天然的狀態完全消滅，不知要由此引起如何驚人的變化。

假使我們不是受了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的影響，已經在身體方面退化了；假使我們不是有了清淨教派的傳統思想加以婦女運動的宣傳；還有，假使我們不是有了那些科學的發明，使我們現在和將來都能有恃無恐的仰仗牠們來代替我們一切生理上的缺陷，那我們還可以對於前一章裏所說的種種危險加以嗤笑。但是我們的現狀，前面已經說過，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只要想一想這種情形，便可以相信性愛之終將歸於消滅是不容輕易否認的趨勢，至少在很遠的將來終將有這麼一日的。我們若承認這點，便不可不討論那免除兩性間仇視心理最有效力的保障，并明瞭這種保障之所以消失的原因。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便要反對那女性中心的婦女運動，我們雖然非常的尊重女子，

却始終是不贊成女權運動的。有些人指着近年來婦女運動的勝利，說道，現在你們這些積極反對婦女運動的人們還有什麼辦法？現在女子既已獲得了選舉權，在議會裏佔着議席，輿論界也都擁護她們，她們的仗當然打勝了，反對婦女運動的一方面失敗了！但是反對婦女運動如果是以阻止婦女運動的繼續發展為目的，免得牠使前一章裏所說的那些變化都達於極點；如果反對婦女運動是要努力維持兩性間的自然關係，和男女對於生育一事的天然官能；同時并保持倫理關係和家庭，保存社會組織方面的美的成分，那麼，反對婦女運動便不能算是失敗了。像我們這班人，雖則分明看見婦女普選權已經實行，婦女出版物已經盛行，議會裏已經有女議員，却始終還是反對女權運動，我們覺得在完全陷入絕望的境地之前，還是要努力於保存和建設的工作。

幸而好，在前一章裏所寫的那些變化的趨向而外，我們還可以推測出另外一條路來——這條路，只要我們認為是正道，便很可以領

導着大家走，這種可能性也是不亞於前一章裏所寫的那些變化的可能性的。但是我們如果對於這條光明的路具有熱忱，認真想使之實現，我們便不可忘記另外那條路是順着我們現在的趨向的，只要我們對於一切含有『現代性』的事情都聽其自然，將來便一定要如前一章所說的情形而變化，所以我們這條路是非努力奮鬥不能使之實現的。

『將來』畢竟是在我們手中，我們要牠怎樣便怎樣——當然的！但是將來之潛伏於現在也猶之一朵花之潛伏於花苞裏一般，這也是我們所知道的。所以我們如果不努力，前一章裏所推測的將來——至少是牠的主要部分——便要依着現在的趨向之繼續發展而實現，同時我們這一章裏所要推測的將來，如欲使之實現，不僅要我們有堅強的打破傳統思想的魄力，還要有創造的能力與堅忍心，以及建設的精神。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需要打破的固然多，而隨後需要建設或重建的却更多了。

首先要打破的便是我們那些價值觀念。但是我們之從事於這種毀滅工作，却不是以無政府主義者的精神來幹——因為他們是只求放任與『自由』的，那才算得羣衆心理的誘惑，無須特別的勇氣或建設的步驟；我們的努力是本着建設者的精神的，所以非有促成大事業的訓練不可。

第一要打破的價值觀念便是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以及與牠們有關連的思想。我們對於自己的或別人的醜陋和生理的病態再不要原恕了。有些人顯出某種身體方面的缺陷，我們并不能因為他是沒有辦法便認為不相干。我們要記着，嚴格的說起來，道德的毛病也和生理的毛病一樣，并不是犯者甘願犯的；我們既是對於道德的缺陷不肯承認人們的辯護，對於生理的缺陷當然也就應該持同一態度了。何以見得不承認人們對於身體的毛病的辯解是樁重要的事情呢？因為原恕即是忽略，原恕即是默認，進一層說，原恕便要習以為常。生理的病態如果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事，牠

不久就要根本不被人們視為病態了；因此配偶，戀愛，生育這些事情也就可以在這種病態之下實行了。這就是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之所以比較促進優生學的立法尤為重要。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念一旦改變了，人們對於生理的病態都不肯原諒，那時候也就無須乎優生學的立法，而且事實上大家早已實行優生的方法了；反過來說，我們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如果始終存在，即令有了優生的立法也還是敵不過牠們的勢力的。

要想打倒我們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最難的一點便是要使個個人不僅見了人家的生理病態便看輕人家，還要因為自己的生理病態而輕視自己；不過這一步我們總可以慢慢的作得到。我們又將感覺到自己的身體不健全是可羞的事，同時不斷的努力恢復健康，使自己的身體表裏都完全，使牠美，使牠的官能沒有毛病。即令馬上就要感覺很大的痛苦，我們也還是要遠避那些人為的輔助方法，並且要覺得應用這類方法是有損於我們的身分的事情，

只要作到了這一步，我們便可以想出別的方法來，恢復我們從前那種健全的黃金時代，因為人類的智力是無限的，什麼法子都可以想得出來。

但是我們不可不記着，現在我們已經到了懸崖勒馬的時候，再過一刻便要來不及挽救了。如果我們想免除我們自己將來像前一章裏所說的那些婦女勞働者一樣，起那大大的懊悔，那就非急起奮鬥不可。

其次還有一種價值觀念，使我們甘於保劣去優的犧牲，並且還使我們認為那是高尚的，有德性的行爲。這種價值觀念也是屬於英吉先生所擁護的那些價值觀念之中的，雖則他很熱心於優生運動，但是那只是表現他的思想之混亂而已。這種價值觀念也是近代人的退化的最大原動力之一。我們既是承認捨上就下，捨優保劣，捨稻就莠，捨神就俗的犧牲是高潔的，有德性的，結果當然就要造成我們現在這種情形了。我們的民族裏最好的成分，我們的種族的復興所賴以成功的分子都要受科罰，

被犧牲，爲的只是顧全一般病態的，瘋癲的，殘廢的，無法醫治的，低能的，盲目的人們。得到榮譽的不是提倡使健全和強壯的分子增多的人，而是一般爲那些生理和心理都無可救藥的分子增進享樂，安逸，和日常幸福的人們。這種價值觀念非除去不可。除去了牠，我們的空氣就清潔了。但是我們只要有一個健全的家庭繼續着受科罰——那怕一年只有六辨士——爲的維持人類的破產和腐敗，那就是我們受着捨優保劣的犧牲。這種無意識的，腐敗的價值觀念必須改爲下面這樣的價值觀念才行：犧牲下等的，保全上等的，犧牲腐敗的，保全寶貴的，那才是高貴的，有德性的態度。我們只要把這改變價值觀念的一步走過之後，馬上就可以開始上進了。

第三點，我們要看出現代人對於男性的概念之謬誤。歐戰的結果，頗使我們起一種自豪的感覺，這是我們要極力忘却才行的；我們把男性的觀念限於競技的諳練和戰時的勇敢，實在是忽視了許多男性的特點，如果沒有這

些特點，我們雖然極力提倡競技的本領和戰爭的勇敢，也還是非退化不可的，這也是我們必須明瞭的一點。這種將男性特點限於競技的熟練和戰時的勇敢的觀念，女子方面是很贊成的，因為這可以使得男子成爲易於受駕馭，尤其易於被誤引的懦弱東西；但是這於人類的文明却是一個致命傷。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觀念，我們所應期望於一個有男兒氣概的男子不僅是競技與戰爭的熟練與勇敢，還要有堅強的意志，領袖的氣概，主宰人生之神祕的魄力，不能像清淨教派似的逢言這些神祕便胆怯，此外還要有充分的智慧，足以勝過任何與他相比的女子的頭腦才行（這一點是通常的軍人和通常的競技家所沒有的，縱或有之，也不充分），凡是他所要瞭解的問題，他都要能以清楚的頭腦和決斷的態度應付——總之，只要一個男子站出來，馬上就應該使那兩性平等的要求成爲顯然的荒謬事情。

倘使不能作到這步，我們便不能滿意；因爲我們要時常記住，我們現在這種混沌的狀態

和婦女運動之發生都應該歸我們男子之退化負責的。

所以關於這點，我們又要改造我們的價值觀念，訓練我們自己一種新見解，這一步雖則很難，却非努力作到不可。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挽救現在這個世界，再沒有法子可以使女子回復她原來的地位——這又是挽救這世界的另一方法。其他的補救方法都是欺人之談。這一類有丈夫氣概的男子，最高的一種便是那領導者，他給我們一種新制度和一個新目標；最低的一種也是一個名符其實的丈夫，他是女子一生的主腦，女子以服從他為愉快，而且覺得服侍他不是勞苦和有失尊嚴的事。我們當中如果沒有多數這樣的男子，世界就非走入迷途而至不可救藥的境地不可，我們的主要目的不僅是要想出這種男子如何可以回復到我們當中，同時還要明白最近一百年來我們為什麼不能產生出這樣的男子。在現在這個時刻，只有這種科學的考究才能產生出好結果來，而我們轉移這點殘餘的精力也要以

這個爲第一個方向。一般專以譏笑別人爲能事的新聞記者或許要說我們是尋求那神異的怪物——超人——但是我們不必爲他們的譏諷所動，因爲我們決沒有這樣的意思。我們所要養成的男子是我們這地方從前曾經有過的，歷史上還記載着他們的生活。他們并不是神異的怪物，而是可有的常人。他們不是半神的東西，而是有血肉的生物。我們這班人認爲要挽救現在這個社會非有這樣的男子不可，但是我們却不希望他們成爲一些超人，只希望他們作男性復興的領袖而已。

關於這些領袖人物所要造成的世界和婦女在那個世界裏的地位，我們固然不能十分有把握的推測一切，却敢說那時候的情形會像下面這樣：——

如我們現在所知的民治主義之淺薄，不切實，和牠對於國家的命脈之危險，大約會要完全暴露出來，因此民治主義的政治也就要歸於消滅了。這種政治所產生的絕大痛苦和混亂大約會使人類的心靈上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

男性復興的領袖們有了這種印象，便可以將國家的命脈加以改造，不靠那失了信用的，荒謬的普選政治作解決的方法。

農業和手工業大約將要復興，因為第一步要作到的便是制止精神和身體兩方面的枯涸，這種病態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社會生活藉着那些輕視身體的價值觀念而造成的。將來人們一定又知道重視自己，而這一點又要有表現他們工作時的力量才能作到。他們將要仍舊成爲農人和工匠，因為這是他們恢復他們的尊嚴和失却的本能與健康的惟一方法。

還有科學，我們也可以預測牠不會像現在這樣一味以全副力量專注於發明無線電和飛機之類的東西，以適應我們這不健全的身體之需要，也不會爲我們這些病態的身體供給種種人爲的代替方法，而要改變牠的探求的方向，盡力於恢復人類身體之健全，推廣他們的官能的範圍。那時候的科學便要把『天通眼』和『直接醫治』這類力量的神祕探究出來，（所謂『直接醫治』，如極古時代之以手按摩

而治病，即是一例）；科學將要發現神覺背後的作用，和高等意志的特殊磁力背後的作用，並且還要尋出一種專門的教育方法，使這些寶貴方法和力量愈來愈普遍，愈有效用，愈深造。科學將要尋出方法來支配遺傳的法則，定下許多原則，使家族遺傳的特性達到一個完滿的境地。科學將要鑑別近代科學所搜集的許多例證和事實，以求整理科學的論據，定下適當行爲和合法願望的正軌。此外，牠還要極力考究現在的宗教和自然的真理，以供獻新信仰和新玄理於人類爲目的，除去從前的宗教的毛病和退化的成分。

人們認定了審美是人間生活的主要部分之後，美的具有和表現便不致再限於社會的某幾部分，而要成爲民族生活的一部分。清淨教派對於美和牠的誘惑所持的偏見將要被打破，人體方面的美將要進步起來，成爲快樂生活的不可免的一部分。清淨教派一向有一種信念，以爲一個美的靈魂，美的性格，美的心靈，儘可以存在於一個醜陋的，發出惡氣的身

體裏，將來大家必須認清這種信念的本來面目才行——究其實，這不過是以安慰醜惡的人們爲目的的一種信念而已。

同時，過度發達的大都會和大城市都要漸歸消滅，人口也要因嚴格的生育選擇而減少。非常態的，殘廢的，有病的，無法醫治的，有碍人類進化的人們都不會得到長成的機會。大家都會把他們之無用和累及社會的危險認清楚，視他們爲眼中釘。從前的人一向認爲凡是一個人便是絕對神聖，不問他的身體和心靈是否健全，都應該加以重視，這種信念，將來是要消滅的，消滅之後才能產生一種以身心的條件之高下爲根據的評價。這些人類的不良分子和他們所代表的一切生理的病態漸歸消滅之後，空氣便要爲之一新，後代的人也就要因此免除許多很重的負擔。社會上多餘的精力財力和時間便要專用於優良分子身上；現在分佈全國，供那些人類的怪物居住的高樓大廈，將來便要改爲一般有希望的人們的宮殿。

男子的復興馬上就要把女子和她的地位加

以改造；因爲一方面女子輕蔑男子的心既要消滅，一方面她對於她的配偶那種已經失却的敬重的快感也要在生理和精神兩方面同時恢復起來。男子既表現出主宰的魄力，女子現在這種對於世事的關切便要漸歸消滅，依賴生活的平靜也要回復於她了。那時候，男子具有多方面的長處，不僅可以供給女子以兒女，還可以供給她種種的需要，女子的生活既有他這樣使之充實了，當然就要漸漸失去近代婦女那種狂態的好動的態度——近代婦女時常都在力求忘却她的心靈與生活的空虛，將來的女子就無須這樣了。現在一般女子的虛榮心之滿足也不過能夠稍稍替代她從前的幸福於萬一，將來她便要漸漸的認清這些虛榮的價值了。

有了這些變化，女子要求與男子平等的話便要漸漸的聽不見了。有些地方也許還要間或發生這種呼聲；但是只要旁觀者的眼中看得出這種要求之荒謬，牠馬上就非消沉下去不可的。現在這種要求之所以暫時能得相當的擁護，無非是因爲大家還沒有明瞭牠之荒謬而

已。

但是在女子的身心兩方面都達到足以生出這輩新男子和新女子的健全程度之前，還要經過許多改造，漸漸變更她對於人生的態度才行。第一步，她要及時使自己的身體回復健全狀態，不要弄到來不及的地步；她的一切官能之運用，縱或不能回復從前那種狂悅，至少也要使之不感痛苦。她應該漸漸的知道有些事情是可恥的：譬如她若要戴眼鏡，若是牙齒有假的或壞的，若是非靠科學的輔助方法不能運用她的官能，若是不能哺她的嬰兒的乳，她便應該知道那是自己的羞恥。還有現代的婦女愈來愈關心於蹈空的事情和心靈方面的問題，而她們却沒有一個時候可以算得她們的身體的主宰，這種輕浮的毛病，未來的婦女也非看清楚不可。如果一個工人連他的手藝還沒有學精，便要離開他的槌子和工具，只想一下子發大財，那當然是可笑的事情，但是未來的女子如果認為這是可笑，便應該認為近代的婦女之熱中各種新創的信念和勢力也是可笑。

的，因為她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不由她們自由了。

未來的女子有了科學家的幫助，便可以力求恢復她的天然生活和適當的飲食，以使她的消化部分的官能恢復常態，運用自如；還有懷孕時期的生活法和飲食，也要求其適當，以使生產時可以恢復那應有的愉快——這種愉快恐怕已經有幾千年之久為人類所不曾嘗到了——她若不因初試之失敗而灰心，便要堅忍下去，直至得到必需的發明的時候為止。

一旦身體方面的常態恢復了——要想這一步實現得快，只要價值觀念一變，大家的脾味一改，便比依法律施行的優生學有效了——她和她的伴侶便要對於人生持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對於母性生活，家庭生活，和婚姻，都要改變態度。先作到這步，然後這三者便將顯得高貴些，愜意些，這不僅是因為她們變美了，較能產生美感了，同時也是因為女子負了這些責任，受了這些麻煩，為的是一個健全的丈夫和健全的兒女，所以就顯得這三種生活非常有

價值了。

我們如果按着適當的方向從事研究，很可以對於現在的生育情形加以必要的改良，這是本書第二章裏已經說到過的。這些話也許是謬誤的，實行起來也許要使人失望。但是我們却不能因此而驚惶失措。第二章裏所提出的意見也許是有價值的，也許是沒有；不過最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研究應該向着那些話所指點的鵠的作去，只要我們肯努力追求，遲早總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大家都應該明白，如果照現在這樣下去，只顧求人爲輔助法的進步，終究不能得到什麼好的結果，所以我們現在的方向顯然是錯誤的，沒有希望的。

將來不健全的分分子漸漸減少，新生下地的孩子在身體和心靈的質的方面經過嚴格的淘汰，那時候人口多的地方的情形便要好多了，早婚又將成爲可能的事了。凡是發生困難的地方，也很容易找到援助。因爲人們既是變了那扶助病弱分子的態度，而能因扶助優良分子受人敬重，有錢的人當然就會極力周濟健全

的人，以求榮譽，而不會扶助一般殘廢不治和病弱的分子了。

一旦這些改革實現了，人生便可以建設在一個快樂得多的基礎上，尤其是女子方面。男子和女子的數日本來是差不多的，種族繁殖的結果便可以使大多數男子娶妻，也可以使大多數女子嫁人，那麼，無數的近代女子的禁慾之苦便可以終止了。但是一個國家一定要能够使一切適合其度，才能永久保持國民的幸福，所以我們必須取審慎的辦法，使人口不致超出一個相當的數目。但是生育節制和避孕的方法總是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便犧牲了大人，所以在一個以犧牲不良分子顧全優良分子爲目的的社會裏，這種事情便應該由國家正式立法來處理才行。關於嬰兒選擇的標準，應該依照定期加以改訂，這就可以作到民族改良的一步了。

但是戰爭和其他與男子有關連的危險事情常使女子在社會上佔多數，所以爲那些剩餘女子設想，不得不容許多妻制之存在，但是現

在的多妻制是隱瞞的，秘密的，不生育的，罪惡的，因此也就有許多痛苦和慘劇由此產生，將來的多妻制當然不應該是這樣，而要是公開的，容許的，公認的，生育的，猶之從前文化最高的時期一般。相當的多妻制之所以必需，此外還有其他的很深的理由。我在另一部著作裏已經討論過了（Woman: A Vindication）。現在我所要說的便是作妾的人決不要感覺什麼羞恥或不安。她們將要得到法律的承認；將要有她們的社會地位；輿論和法律都將給她們以充分的保護。她們也並不是家家都有。一定要在感覺納妾的必要的人家和她們自己願意作妾以得保護的時候，才能有妾，這也和從前公認多妻制的時期一樣。

到了和過了結婚年齡的女子將來便要漸漸脫離工商界和社會生活，而從前的家中工業——作麵包，乳餅，牛油，果醬，糖菓之類的事情——又要復興起來，重新發達了。依着科學的指導，家庭的醫事便將由醫生的診病室轉移到廚房裏和造酒房裏來，從此永遠如此，

而醫生和他們的勢力也就要漸歸消滅了。作兒女的將要事事學他們的父母，不致和現在這樣不相干；教育之責將要漸漸的不付托於那些沒有骨肉關係的人；作父母的人對於自己的責任也就要更加看得重要了。家庭以外的教育——至少對於十五歲以下的兒女而論——將被大家視為沒有辦法的時候的辦法，猶之我們現在之視孤兒院之類的設備一般。

同時，女子的身體和智慧既是進步了，她們也就可以和男子共享才能發展的愉快——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就是科學所要達到的目的；那時候人們便可以過一種豐富的，複雜的智力和精神生活，因為那時候的人類一定能夠一天比一天努力從事於更高的事業。我們的藝術，我們的宗教，我們的思想，我們對於現實的了解，都要比現在偉大，進步，深切；因為我們既已有了主宰自己的身體的能力，又能使之和諧的運用其各部分的功能，我們便不會再在這進退兩難的境地徘徊，以病態的身體求神仙生活的享受了。

1